尤菴集 五

疏劄

疏箚

辭食物疏 丙午正月

伏以玆者歲律更始矣臣年齡愈邁鬼事愈迫其所願欲者只是解免職名安意塡壑而已臣伏自惟念星運周則人事變矣誠心至則天意渝矣臣竊有此意故亟據己枯之腎腸方治祈免之文字忽蒙道臣祗奉 聖旨加臣以食物之典臣聞 命感越涕自隕之臣竊伏思惟 聖上之恩則至矣盡矣然 聖上若以臣爲老病而加恤焉則四方之老病者多矣若以臣爲休退而追念焉則舊臣之休退者非一況

今聞井飢困盜賊狼藉臣義不忍獨食而又不忍下
咽此古人所以說願賜一國之飢者而程子亦不受
時宰之遺者也程子曰祁寒暑雨農夫耕耨吾得而
食之而閑過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夫以降大任之
賢聖食田畒之所收而猶尙有此懼而況常人之賤
微而敢耗公廩之萬一則其踰涯越分之罪又當如
何也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目今賑政有無麴之
憂正人無方穀之好今日之鞭其可謂長乎伏乞
聖明俯諒微臣言出于誠 特命反汗俾安其心千
萬幸甚若臣之冒犯 天威祈乞恩遞斯可謂煩且
極矣天下之理窮則變矣伏乞 聖慈特加哀憐亟

允悲懇焉臣不勝隕越之至

請溫宮待罪疏丙午四月

伏以無狀小臣嘖有煩言無將不道之目叢沓一身至今大臣不安儕友狼狽閴然累月餘瀾未已臣雖滅身沉族豈足以少謝神人哉自聞大駕南廵卽欲走伏行宮之下亟請刑章而疾病深痼殘喘垂盡三蒙恩召猶委枕席昨者竊聞回鑾有時輿衛已警臣忍死作氣匍匐前進今始赴詣適慢之誅又抵罔赦臣常自揣況實如身没溷厠之中鼻頂不見雖蒙聖慈沐之以江波薰之以蘭芳餘臭尚在人所掩鼻其敢冒進於清嚴之下哉臣伏蒙震怖

祗俟大誅伏乞 聖明先削臣職亟治臣罪以示刑
賞不苟之意不勝幸甚臣無任兢皇隕越之至

到成歡落後辭職疏 丙午四月

伏以小臣以萬死無惜之身荷 仁天再造之賜屢
下召命復使昵侍 隆恩厚渥與天無極臣感激銘
骨期以糜粉況復親承 玉音使臣隨至京輦輔養
元良辭旨勤懇有非賤臣之所敢承者臣非木石寧
可執迷以終負 聖意哉矧惟人君在乘羣下胝蹠
古之義也臣非不知而只以臣屢日奔趍之餘宿病
轉劇殘喘廑廑莽蒼難致兼且私情切迫旣已猥陳
於 聖聰此雖非法例所在而古之聖人未嘗奪人

之情則以 殿下深仁至德宜有所曲諒者矣臣若勉强心身頓撼煎熬則必發狂疾以駭瞻聽均之爲不能終始隨 駕則寧仰奉 聖慈體下之至意一以延垂盡之命一以伸急難之情故臣僅過稷山之界不敢復進瞻望 幕次不堪犬馬之戀凝竚以立不覺泫然而泣也臣終不能承副 明教罪戾尤大伏乞 遞臣職名仍治臣罪以爲逋慢違忤者之戒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辭貳師疏 丙午十二月

伏以天祐 宗祊錫我元良獻歲 王春受冊有期神人喜慶動植歡欣臣雖癃疾誠願匍匐詣 闕獲

覲縟儀則歸報　聖考無復餘恨此心耿耿靡有已
時玆者蒙　恩猥忝貳師之任職當備班顒瞻玉質
榮光無比所願亦符固當亟赴　召命以俟差朝而
第以臣之無狀國人所知雖尋常除拜猶且難承況
今大禮當前榮以有事豈可以醜陋之身滓穢於臚
列之間哉且臣竊聞輔養儲貳之道只是親近有德
不使見惡行而已夫天下之惡其有大於陰奪君父
之適統者哉此天地之所不容春秋之所必誅臣不
幸被此惡名雖荷　聖明再造之慈訖全其腰領然
物議歎於未伸國言徃而愈深雖臣已在朝廷方此
妙選英僚之日正宜逐去之不暇況敢擧顔而冒進

哉伏乞 聖明諒察微衷亟寢成命改授其人以便
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怖屛營之至

辭職兼陳所懷疏丁未正月

伏以天時回泰 聖心傾否矧伊帝出于震縟儀將
擧擧國臣民皆欲于于洋洋而進矣如臣無狀久叨
榮寵昨蒙 聖批勤懇愈至其在今日豈敢膠守初
心以負 隆恩哉只以狗馬之齒已涉望七耗筋萎
骨皆不可勉强加以疾病侵尋鬼事日迫雖使臣已
在夙夜之列猶當思夜行之戒懼池蹲之譏不俟終
日而退矣況可以跛眇之行視偪側於周行則不待
士夫有識者而廝儓隷卒亦且隨後而嗤點矣且今

元良進學正不可緩亟宜博選道術之人以充師保
之任豈可使罪名極重衆詠咸歸之身濫吹於其間
哉且臣竊聞遠外之聲先至小大相慶皆幸於目前
之解棼而以臣愚妄則竊不勝寒心而痛哭也臣旣
不能蹈海而死則惟不榮其身抱木枯死猶可以粗
安其心矣又臣念昔朱子於慶元己未有詩曰極知
此道無終否明年太歲又涒灘盖涒灘是古庚申名
而宋祖開運是庚申之歲故朱子賦此而爲之畫然
感涕欽惟我 洪武戊申又在明年而涒灘之名又
適相符凡我嘗霑雨露之倫莫不有追思悲慕之心
況我 聖上承拱北之統繼必東之志其所以發憤

興懷思大作爲者必不能已則其有智謀才力之士無不願立於朝矣如臣衰朽尤合退伏也又臣自前月以來添得寒疾到今月餘心胸懊憹妄施方技轉至難醫雖欲以前後逋慢之罪自列於兩觀之下誠不可得矣伏乞殿下諒臣情勢之悶迫不惟所降新命亟許遞免本職贊成及兼帶國子備局之任一並鐫改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皇隕越激切祈懇之至

陳情待罪疏丁未二月

伏以臣疾病沉痼累辭朝旨至於宣冊大禮亦未趍班逋慢之罪已自難贖玆者竊伏聞廷臣論事多

被重譴臣亦嘗妄言其事則揆以 邦憲當有並案
之誅矣伏乞 聖明追議臣罪使與諸臣均蒙流竄
之典以昭 平明之治不勝幸甚臣老病垂死志灰
名節今此冒陳若出於皇甫規之意則人必大笑之
矣此則臣竊耻之 聖鑑之下豈敢誣罔也蓋臣當
初祈免也適聞其事妄有憂慮以爲在昔勝國之時
壓於積威不能守其禮義卒使胡元聽父子之訟折
若臣之獄至令妃耦公訴其夫誠不忍言也今雖不
至遽有此事羯夷之性古今不殊因循馴致則安保
其必無於久遠哉以故竊不勝過慮之私敢爲一言
冀有以警動於 宸衷無或爲桃人睡熟之計而亟

爲自强我事之道也區區此心可謂慼矣然旣有妄言之罪僥倖獨免實非臣之所敢安也更願 聖明諒臣此言非出於矯僞特準所請俾安其心焉第念不知者將謂臣爲彼被罪者爲此游辭也臣雖至愚蜉蝣撼樹亦知其可笑矣臣不爲此也臣席藁私室無任隕越屛營之至

黃壖疏後待罪疏 丁未四月

伏以臣曾上自罪之章祗俟流竄之典繼聞有嶺人黃壖疏論八九人罪狀而乃以臣爲誅首臣兢皇戰慄頭粘頸上矣不料前疏之 批適下此際特寬刑章仍賜假借臣伏藁感極有淚盈襟第臣前犯雖有

後負尤大蓋臣自梛世哲以來無君不道之誅叢沓一身所當三緘金口循默自訟而乃於彼中事不勝憂慮之至略破宿戒卒致大何究厥所言則諒皆考覈而非誣揆臣自作則卽就斧鉞而奚惜然而側聽累日未聞 朝旨無乃 聖明特以簪履之舊物欲全腰領於殘年復垂深慈强屈輿議耶若是則 鴻恩雖甚罔極賤跡愈益無措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先削職名如律治罪以謝國言不勝幸甚臣無任皇怖震越怔忡懔慄之至

申辭本兼諸職疏丁未七月

伏以臣頃於 行朝時兩蒙 恩召病不能趍 命

至於 回鑾之日庶幾匍匐寸進俯伏路左混側童叟仰瞻 輿衛則亦足以少伸螻螘之情而不幸家有孀姊月初病死不唯私情悲遑亦以纔經凶事不敢邊近 清蹕素心終阻罪戾增深臣靜自惟念前後負犯雖非故終之比亦無非授人以鎛者則人之爲言宜也非誣也只有除名朝籍潛跡田間實是私分之所安故臣從前祈懇非不切至而 聖明一向靳許臣於此誠不知所出也臣以釁咎微蹤屢瀆宸聽固知其不敢而第念疾痛則呼父非不嚴父也誠以窮則反本理勢然也玆敢冒犯萬死復此哀籲伏乞 聖慈俯諒臣情先將所帶本職及兼任一併

鐫攺仍治臣罪以爲臣子逋慢之戒則公私幸甚臣不勝震越隕迫之至

二疏 丁未七月

伏以臣於前月驀越封章祈免職名臣旣屢犯僭踰之罪方俟鈇鉞之加臣於今月二十二日伏承聖批非惟不允早遞其所勸諭又非臣之所敢當者臣感泣徊徨夜以繼日誠不知所措也臣之忘分瀆擾極知罪大而猶不知止冀蒙矜許者非止爲人言而已實以臣跧伏草間久辱紳籍臣之所處非但如龍驤虎賁之冗散也政府東壁實是貳公弘化之任而況所兼帶胄筵國子之職又豈非至重至要之務

而可使如臣者虛受彌年以損朝家體面哉且臣朝夕待盡無復面辭 天閽之望倘蒙 聖恩盡行鐫免瞑目之日俾得以野服從事則感骨終天含笑入地矣 聖明何惜一俞之音而不使臣歡欣鼓舞於殘齡耶臣病情漸劇死期愈迫故不避辭訴之威復陳至危之忱伏乞 聖明哀憐財幸焉臣無任皇恐祈懇之至

三疏丁未九月

伏以臣雖至愚亦知 君父之至嚴至尊雖有懇迫私情不敢輒攖其威而必得情願也然 君父之威雖不敢輒攖而其 仁恩之慈覆亦臣子之所共慕

賴者故臣前後冒籲乞遞職名者非止一二至於近
日則憂怖之蹤愈不敢以姓名塵凂朝聽而猶不知
止遑章累牘益瀝心肝冀蒙 矜許者非敢不畏
君父也實仰 慈覆之仁恩也然而微誠未能上徹
非惟未蒙 矜許顧乃仍承 召旨臣之皇懼憫蹙
徙而愈甚日夜徊徨罔知所從也臣竊聞聖人治世
以萬物各得其所爲至臣雖至賤亦萬物中之一而
每犯 天威長爲負罪之身不可謂得其所則此豈
聖世之所願聞者哉臣既知瀆犯之爲大罪而今者
又不知止復此哀籲正如蝜蝂之虫已載不起而猶
更取物在身事則甚愚而情實可哀伏乞 聖明特

加憐愍將臣所有本職及兼帶一併 許遞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戰慄之至

乞致仕疏 戊申正月

伏以臣於去年秋末更瀝血懇祈免職名茲盖瀆煩
非一罪合誅夷而 聖恩優容反賜慰諭在臣涯分
踰濫極矣祗奉 德音但有感涕而已臣即當連章
以竭心肝而臣粤自冬初家有狗忌之疾訖未寧淨
臣竊聞朝臣之家如或有此則雖急切章疏猶不敢
上故臣隱默祗伏以過三冬矣今則歲律更始危衷
愈切臣不得已違離家衆齋處山間敢露寸牘復尋
前請伏乞 聖慈愍臣之冒犯謗讟不避斧鉞之狀

特準所懇以幸微蹤千萬幸甚且臣竊念年至而休致雖是古制事以人異者多載傳記以宋朝言之太常少卿孔承恭六十一歲徑乞致仕太宗欣然許之以爲是足以風礪世道今臣視承恭已加一年而又承恭則在朝陳力其去可惜而時君猶許其請則當時以爲美事後世援以爲例矣如臣則在野無事處帶職名其當鐫改又豈承恭之比哉更望 聖明引古準今垂仁財物亟使微臣得伸情願則 洪恩至德臣當結草而圖報焉臣不勝悸怖怔營之至

辭職名及食物疏 戊申二月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日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十行

綸音反覆丁寧末又以從速上來爲教臣冒請鑄職反蒙 恩召況又 撫慰之勤開陳之懇自有君臣以來未之曾有臣益增隕越感涕如瀉至以胄筵之任見責此則微衷自激無任戚戚之至也孔子嘗論臣子事君之道曰心乎愛矣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況我元良 先王之期望在此 宗社之福慶在此臣民之瞻戴在此凡一利見者莫不欣頌而失喜惟臣不幸獨阻先覩之快撫躬深悼無以自諭臣之職名係是侍講冒昧越班得瞻玉質則歸死丘壑萬萬無恨矣只以臣罪釁縱橫難以齒人疾病危惡只與死隣惟愛矣藏之之心晨夕耿耿而已臣每

自以爲終竟如此一朝溘然則何以歸報我　聖考
哉每一念此但自抆淚今蒙　聖批益切悲歎也第
臣情勢已竭於前後疏章　日月之明庶幾臨照伏
乞　亟改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又伏見道臣
行關遵奉　聖旨賜臣食物者臣竊伏念　聖慈念
臣飢餓有此惠養感激　洪私益無所容第念明君
嚬笑猶且愛惜以臣罪名尚保首領已是罔極之
恩矧此　異數復何以承當臣以老病書生不能自
食其力猶能安坐而食農夫之耕作朝饔暮粥口不
絶餬則眞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蠹也自顧涯分已甚
踰濫況玆自天之隕横加於圭竇則豈無災至之憂

乎又況目今隣里齊飢哀號塡溢忽聞臣之獨蒙
周卹則豈無怨怒之心乎且臣嘗聞南霽雲之言曰
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古之老人得君
之食猶曰願以賜一國之飢者伏願 聖明察臣不
敢當之分諒臣不忍食之心亟收恩命俾安微義不
勝幸甚臣仍記前歲猥蒙玆 命當是時嶺儒論臣
甚峻臣以爲一邊被論一邊受 恩似非所宜故臣
瀝血控辭卽蒙 聽從玆盖 聖明曲察臣私思所
以安之者如此而且諒臣之所請非出於虛飾也非
徒臣之榮感於受 知聞之者咸仰 殿下遇下之
誠處物之當也厥後臣之被言於儒疏愈往愈甚則

聖明之哀憐而思所以安之者豈有前後之異哉臣謹祗拱而以俟後 命焉若夫 聖慈呴濡之德意則臣已銜 恩鼓舞而稽首欽承矣臣無任瞻天望日惶恐隕越之至

辭右議政疏 戊申三月

伏以臣宿疾轉劇未絶之前冀遞職名復上疏本暢息俟 批矣忽於前月二十七日史官傳諭 新命臣悸作身靑危喘益促臣亟欲陳疏而竊意章劾已發不敢徑上遲待三日肺腸焦沸且伏念外人以臣若將安受者而駭笑四起則其累朝政益不鮮微故輒冒萬死干黷 宸嚴伏乞 聖明亟賜鐫攺毋使

流聞漸遠不勝辛甚臣無任怔忡震灼戰悼之至

二疏 戊申三月

伏以臣於前疏心悸魂驚病且危劇未暇敷露其一二矣玆者史官傳下 聖批其所奬諭益非臣之所敢當者而討臣受 命之日已過半月矣聞聽之駭惑談議之沸騰殆遍國中則其所以上累 聖德下壞人心者何可量哉正宜亟收前 命以謝輿情而 聖明猶未下察若將如招諭賢德曠日持久終不相捨者然此豈所望於 聖明者哉目今民窮天怒時事岌岌中外之所顒望者只惟 聖明凝佇夢卜寤寐豪英以救一箇半箇而今玆擧錯顚乃如此臣之

私計不敢念及而夔憂怛怛心膽若墮伏乞　聖明
亟賜反汗毋令國勢日違榮懷不勝幸甚臣無任兢
皇祈懇之至

三疏 戊申四月

伏以安危所繫最在論相在平時猶當難愼況今國
勢岌岌之秋其可不擇而苟授哉臣之不肖無狀國
人不惟知之其言之亦已久矣　聖明乃不顧公議
有此除命人心所駭天意隨焉不料不肖之身旣蔑
絲毫於前以負我　先王而且延喘息於後終累我
聖政也且竊伏念季世爲相者豈皆賢哲然猶諳練
典故曉達事體不大爲譏侮所萃故猶能提挈綱維

係宰工僚以成持久之勢矣未嘗以如臣之泥目塗耳者苟充而可以綿延者也且念古之置相或眩於虛聲或誤於偏聽以致所舉非當者矣今日 聖鑑之下物無遁情而臣之無狀不翅如白黑之易辨則非可以眩而誤也明矣以故 除命之下羣聽疑惑無不爲 朝廷惜之而特 聖明未之聞爾此臣之所以夙夜憂遑心悸魂怔直欲循墻疾走而不可得也伏乞 聖明亟賜鐫削無淹晷刻則上可以弭天譴下可以謝人言此豈獨微臣一身之幸哉抑時事之大幸更乞 聖明留神澄察焉臣不勝皇恐祈懇之至

四疏 戊申四月

伏以臣之前後祈免實瀝肺肝而惟是　上穹尊嚴蟻誠卑微煩冒雖頻　允兪終閟臣誠悶縮罔知攸措夫人君爵祿加之於所當加則爲礪世之大柄不然則反是故洪範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然則人臣之揣才度德不敢冒進者非惟自安其分亦恐其君不免於用咎也今臣之自量審矣國言亦非不公也然而　聖明旣誤恩命復蔪鎸改臣之犯分踰涯固不足言而以　聖學之高明顧乃違於洪範之訓則此豈小事哉臣所以日夕憂懼者不但一身之私計而已也今日之事誠莫知亟遞臣

職更求賢德之人以備三事圖所以扶顛持危之策也伏乞　聖明留神財幸焉且臣竊有大憫於心者臣雖無益於時而乃其所願則不欲有害於人也今者以臣之故銜　命之臣陸續於道繹騷幾處置郵糜費幾處供億當此道殣相望之日一舉一錯惟當專一於安靜呴濡而顧乃勞攘煩擾以增一路之愁苦臣之罪咎至此尤甚並願　聖慈之垂察也臣終不敢冒進而貽害之狀如上所陳更乞　聖明亟準所請以幸公私焉臣無任懇迫崩隕之至

五疏 戊申五月

伏以君之視臣猶父視子其有危謊必使安全其所

願欲必使成就今臣猥受　新命已涉三月戰震隕
蹙日甚一日將至於狂疾之發則其爲危殆可謂極
矣累祈鐫免潛心默禱　允許之報或發於夢寐之
間則其所願欲可謂切矣然而　聖批一向揮斥勤
懇之諭每加一層昨日所承　聖批至引　先聖考
爲教臣奉讀以還不覺失聲而抆血並噫　聖考之
恩遇可謂罔極賤臣之孤負亦已甚矣然當初賤臣
之冒進豈有他哉只擬早晚之時如有亂離之瘼則
得備河陽之晨炊而已不料旣進之後遽受重任圖
解愈嬰求退愈陞因循半載無一毫仰報之實有萬
死罔赦之罪至今回思悔無所追只有杜門自廢不

再累聖德不再誤　國事是乃所以不大傷　聖
考之明而少贖前時無限之罪也噫臣之情願若是
其切急以　聖明之至仁何忍牢拒而不賜一俞之
音乎是不以父之視子而視臣也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伏乞　聖慈哀矜愍憐亟許遞改俾此危
厲懍懍之心得以少紓而垂盡之殘喘獲延於晷刻
之間則庶幾　天覆春溫之德終始於螻蟻之身矣
臣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六疏 戊申五月

伏以畏威而寡罪恒物之大情而至於人臣則又甚
焉必不如蝜蝂之虫已載不起而愈取物以自益也

臣坐違　朝命已涉四月則逋慢極矣冒乞　恩遞
已至五度則瀆擾甚矣負此二罪而猶執其迷者夫
豈不畏威而欲寡其罪哉必其中有甚不得已者也
臣之情勢不須更煩而臣自叨　除命以來寢驚夢
愕魂迷魄喪如癡如狂全失常性若復因循未蒙鐫
削則幾何其不摧殘以死也臣之心事誠實如此故
昨承近侍復來宣諭　辭旨勤懇如此其至而不得
不復違　嚴命亦不免復黷　宸聽非敢自謂前犯
鮮微而復爲嘗試之計也然莫尊於天莫嚴於父而
疾痛困慽無不呼赴者誠以天之仁父之愛無有窮
已則不可以尊且嚴而自阻其仁愛之施也是故

聖明之允許愈靳而微臣之祈懇愈切不自知罪戾之彌增也且竊伏念今日之元輔俱極一時之望雖曰一夔足矣然象應台鼎缺一不可亟宜更備其數使之協同而以臣之故賢路久妨如机闕脚此尤臣之所大不安者也噫人臣受恩自古以來孰有如臣之比者哉苟有一毫可堪之實而一向撕捱以孤我聖意則　先王在天之靈必降罪疾如昔商宗之所云矣臣之此言實由肝肺伏乞　聖明俯賜矜諒不留時日亟許遞改不勝幸甚臣無任震越屛營之至

七疏戊申六月

伏以臣之情勢可謂窮矣如欲感激　恩命冒昧赴

謝則萬萬不似之狀實如前後所陳矣是終不過畏
懼懾伏杜門以死而 聖意褒借收召不已不惟不
已 恩數之隆辭旨之懇愈往愈至愈往愈至故臣
之不敢當之義隨而愈甚矣朝夕垂盡之日遭此狼
狽隣里親知無不愍然矜念而亦不知所以爲臣計
者只有 聖明曲賜財幸俾其孤 恩慢 命之罪
少逭於有司之大何而已蓋君臣之義自是天地之
常經非有隱奥而難知也君之於臣苟有一毫寵假
之意則雖尋常辭命猶且感戴終身不知何以爲報
況臣於 聖朝受如何 恩數承如何 德音乎苟
非有萬萬不獲已者有甚於鈇鉞之所不願則臣亦

有人心何敢如是逋慢終守迷見乎臣竊伏聞仁覆愍下謂之旻天夫入君體天之道非一而豈有大於愍下之仁乎臣雖至愚亦涵濡中一物從前 德音偏厚周極曲全於衆口交至之日屢赦於罪名罔加之時憐之如疾子保之如嬰孩以至有今日則頂踵毫毛孰非 生成之所洎乎臣不惟對人攢頌每於閑居獨處之際自不覺感集涕零而意 聖明之爲德有竟也今玆除拜固知 聖明以臣爲 先朝簪履舊物欲及其塡壑之前而益榮以秩位使之褥蟻於異日也寧有 則哲之明不察臣之無似也然人之祿命各有涯分一毫踰溢災孽響至徵諸聞見絕

無差忒損益之理信乎難誣臣之踰濫其日已久矣今又加之以人臣之所極則神殛之至其可旋踵乎然則 聖慈之所以榮之者適所以災之也此豈前後 哀憐保育之意哉伏乞 聖慈終始曲念亟賜鐫改俾以閑班散秩生託隣並死題墓道則窮天極地之 恩雖隕首結草何以報其萬一哉臣不勝瀝血披腹懇叩危惴之至

八疏 戊申七月

伏以臣屢犯 天威罄竭肝膈之蘊而 上穹尊嚴未蒙 舒究臣之情勢可謂饒矣昨者史官傳諭疏批其所以牖昧開塞者益復丁寧臣於此更無所控

之辭矣惟是臣素多疾病不幸去年之夏荐遭天倫
之痛而不能以理自克所患轉劇見之者謂之必死
京外諸醫亦皆束手其綿延至今者初非人己之所
料也臣於 除命之初非不欲據實控辭而有若因
病而不能進非病則足以承當者然故嫌不敢言矣
今則憂遑震迫之餘證勢沉痼朝不慮夕飾巾待盡
此而終秘臣則不誠故敢將情實冒死塵瀆伏乞
聖明垂察焉臣半年撕捱罪犯愈增如可自力則亟
當匍匐進赴俾朝廷見此垂絕之狀而幸蒙 聖慈
矜憐則違慢之罪或以少贖而鐫削之期亦有其日
矣臣熟料其如此而其柰氣力危惙一步難動何哉

故敢復犯鈇鉞冀 垂哀愍更乞 聖明亟許遞免俾得安意就木焉臣不勝悲號隕越之至

九疏戊申八月

伏以臣猥以庸謬之實屢瀆 宸聽以至今日則辭盡意竭勢窮理極只有冒進偷門以俟 聖上憐而許退而已而臣之疾病非造次感冒之比根深蔕固日痼月劇而氣血已衰無與爲敵自去夏以後則全無人事飮食起居一皆須人今年旱熱普稱罕有而臣則深處密室不能開戶故絮襖帽猶未去身以故前後 聖旨一不得出戶祗受此則下臨近侍之所共見非可誣也臣非不欲以此實狀從初陳籲而惟

隕穫之心弸中何暇於言病哉是以臣始於前疏微敢言之而亦不敢詳焉玆者伏承　聖批未蒙　矜察臣竊憫焉豈　聖意以爲信如有疾則何不早言而今始言之也耶臣之不敢早言者誠如前所陳者矣自古人臣義有不安則移疾請免者例也故虛實相蒙輕重不分矣今臣則不敢無實而矯飾以欺殿下也伏乞　聖明特加憐愍亟許鐫改以安微分則臣庶幾任便調息得延晷刻之命矣臣不勝大願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十疏 戊申八月

伏以臣於前月復竭衷曲冒死祈免昨承　批諭又

未蒙 許而適聞 輿衛南幸臣義當力疾前進迎
駕於路左而臣所患宿疾之外痢霍兼作數日危劇
人鬼未分老牛垂死雖鞭不起引領瞻望但有悲涕
而已臣竊念前後 臨幸動涉期月大約今事亦當
如是其間臣疾幸蘇則數息之地何敢終始阻 陛
益增其罪戾乎只以證勢甚惡臣亦不能自必爾惟
是臣職名虛帶已踰半載揆之事宜豈容如是雖以
行幸言之昔年則兩相從衛一以居守今則以臣之
故 大朝事面缺而不備臣之惶恐於是尤甚伏乞
聖明亟賜鐫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皇怖懇
迫之至

十一疏 戊申九月

伏以臣疾病垂死之中伏蒙裭下疏 批近侍來傳其所教牖絶非賤臣之所敢承者臣益切驚遑無以自措也臣到此地頭更何他顧只當匍匐就道以死爲期其得遂與否姑置不論而惟是職名尚在憂畏熏心雖欲强顔冒昧出門之日千指簇至萬目同笑其所關於時政之得失如何耶以故足將進而趑趄頭欲出而兩端終不敢冒出臣之心跡其亦戚矣倘蒙 聖明俯垂矜察亟賜鐫遞俾此餙巾之身得近耿光永辭 天顔則臣瞑目九原無復餘憾矣不然而終 靳一俞則是 聖明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耿

耿孤衷無路得伸抱此入地私恨無窮故復敢冒萬
死哀鳴伏乞 聖明哀憐財幸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自溫泉隨 駕至東郊待罪仍請 收還上秩

疏 戊申九月

伏以臣伏蒙 聖慈憐愍情勢許遞職名 德意之
隆與天無極臣誠感激圖報無階只有碎首靡骨而
已臣面承 德音以死從 衛雖有徐徐追到之
命不敢少後至於昨日則疾病大作屢度顚蹶僅到
船 衛昏不省事仍伏江郊遂不得 起居於歆至
之後臣之情禮到處虧缺惶恐隕越祗俟罪罰焉且

臣於遞職之日卽當改秩而事出遑遽未敢續請道途之間仍切惕息伏乞 聖明將臣所有上秩並賜改正以安賤分則 生成之恩終始周旋矣臣不勝大願焉臣又竊伏惟昨日早時黑霧昏塞 隊仗不辨兼以嚌西人莫敢指臣始意 聖上遊豫南民休助 宗祊垂祐儲宮復常是宜 輿衛還宮之日導迎祥和天日清明而乃反有淫沴之氣敢干 淸蹕私心隱憂莫究其所以也臣伏見前史乖祲之作多在刑濫賞紊之國惟臣所受資秩亦豈非招災之一端耶更乞 聖明留神勿以臣爲出於辭免之諉辭也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病未赴問 安待罪劄 戊申九月

伏以臣於 行朝面承 嚴命旣爲此來寧有不復陛辭從此徑歸之理乎只是臣驅馳之餘宿病添劇咫尺都城致身無階承此 聖批益增隕越倘蒙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從容理病徐請 天庭則一線殘喘庶幾少延矣當此諸僚起居儲宫之日一未趍班負犯尤大不勝皇恐待罪之至

辭 世子傅疏 戊申九月

伏以臣疾病支離精力消耗幸蒙 聖恩俾處江郊從容閑暇無異在野之日矣安意調治庶幾回甦而老牛加鞭徒益顚仆咫尺都門致身無計螻蟻之誠

欲伸何由晝憂夜歎徒切負罪之懼不意玆者格外新命復及臣身臣罪戾愈深 恩渥愈隆驚惶隕越罔知攸措昔臣猥受議政之 命斯職之兼猶非舊格況今選西品亦從下臣雖愚迷安敢冒受日者遞臣實職之日意謂此職係例歸正矣訖今未聞則益增外人之疑怪矣今又仍以授臣則其駭聽聞又當如何哉伏乞 聖明據例準式亟收新命且治臣偃息郊畿終闕朝請之罪不勝幸甚無任震灼祈懇之至

二疏 戊申十月

伏以臣病伏郊垌 榻前說話未得聞知故前疏所

控全失事實殆於郢書之燕說矣竊不勝惶愧而逮
今隕越憂遑之心則又有萬倍於前者矣夫爲人擇
官猶云不可況爲人而設官耶記昔　仁祖末年文
正公臣金尚憲爲文敬公臣金集請設贊善之職而
猶不指名而只泛論之矣今玆猥授之官非贊善之
比而又爲臣創置則其駭聽甚矣殊非　聖明當初
矜憫臣身而特遞本職之意也伏乞　聖慈終賜覆
幬亟收成命俾安愚分不勝幸甚又伏念臣伏在都
門之外而又所處閑靜麋鹿之性甚自安便又況前
日　聖教有從容調病之諭臣安意優暇無異在野
之日矣萬一有自公之　令則卽當匍匐進詣不淹

晷刻矣何必入處城市然後乃爲恭　命哉玆承入
來之　教竊不勝憫蹙焉伏乞　聖慈仍許任便調
病隨分自如則小臣無局束驚顧之憂　聖上有不
枉其性之德矣臣不勝大願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
至

乞受暇往省先墓疏 戊申十月

伏以臣十餘年後復由　雙闕入侍　便殿眞孔子
所謂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者也臣飲泣呑聲不能
爲懷惟是　天臨玉位日月高懸斷章取義則眞所
謂如見文王者臣得以收悲以歡歸處郊寓終夜不
能寐也只是登對之際迫於疾作且因日暮不得傾

竭愚衷略以朱子所論中興數語微發其端而卒歸於殿下之一心雖使臣終年昵侍其所陳達亦不外此而臣病日苦故乞歸鄉里　聖上不卽矜許只許優游郊外微臣山野之性猶得以自放而打乖矣臣不勝感幸焉第臣竊有私懇敢犯萬死而冒請焉臣先祖父葬在楊州地歲久墓崩且聞塋域被人侵占心極驚悼又臣孀姊養于臣家孤露孔懷視同母子去年身死歸葬赤壁江上而臣病不能臨穴永訣至痛常在於心矣此二墓相去不遠而臣適爲此來失今不省恐遂爲終天之恨也臣竊願因此幸會得伸私情而第非法典所載故不敢依例仰煩而第嘗

記朱子之辭召旨也以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須當躬親營奉故乞俟葬了別聽指揮夫以叔母之喪而猶以辭命則宋朝仁厚氣象可以見矣又記 宣廟朝文成公臣李珥以其外祖母有養育恩乞暇往省則 宣祖援例特許之賤臣於己亥春以臣無後叔父葬在楊根冒請往省加土則我 聖考特許由暇臣伏乞 聖慈體宋朝寬仁之意恩 列聖體下之德特許臣往來則微臣受 恩罔極之恍宜如何上報也臣不勝皇恐祈懇之至

辭給馬澆奠劄 戊申十月

伏以臣濫霑 恩私愚不知財冒請格外之暇猥荷

矜許之音且伏蒙 聖慈俯察賤疾諭以愍念之意臣誠感泣不知死所臣敢不仰體 聖慮量宜前却求免棄身於道路乎惟是今日 恩暇既是異數而又復有給馬澆奠之 命尤非賤臣所敢承者事踰涯分弊貽縣郵伏乞 還收成命以安賤心若夫九原之 恩死者有知已自鼓舞矣何必奠酒薦食然後爲榮哉臣竊自揣量冒死請辭焉

辭俸祿劄 戊申十月

伏以昨者地部以臣不受俸祿至於稟聞 聖上特令地部更爲輸送者臣聞 命駭隕不知所出盖臣嘗受食物而猶且難安故敢以冒辭今既不能免此

而又復受彼則是眞龍斷之罔利壠間之顧他也臣雖無恥奚至於斯而 聖上之視臣乃同於二者則臣誠愧死之不暇矣記昔 聖考初文敬公臣金集自鄉赴 召旣有 恩賜而以人言復有所加則金集請辭而 聖考允許豈不以養其體不若安其心礪廉恥所以壽國脉也伏乞 聖明思 聖考度越之見察微臣狷滯之心 亟命地部勿復輸送不勝幸甚

辭領 經筵疏 戊申十月

伏以臣猥蒙 恩暇得伸私情兼且澆奠之 命特出異數舊鬼新魂榮耀無涯在臣隕結當復何如第

臣登途之日　聖批丁寧諭以速還而賤疾增加不
任馳驅多就山房烘堗調治而旋觸風寒輾轉沉痼
實有慮死之心矣臣昨欲於道傍儒宮宿留數日以
尋生路矣忽被史官傳諭　聖意則又極惶隕冒寒
發行夕抵城底以致所患陡劇方此服藥索汗而積
傷之餘收效未易咫尺　天門敢稽復　命罪戾深
重自贖無階不勝皇恐震灼之至臣且伏聞昨者
特命臣兼帶　經筵此實三公例兼之職臣既辭議
政而猶兼此職則是無其名而有其實此豈臣當初
乞免之心而又豈　聖明許遞之意哉伏乞　亟收
成命以終　行朝愍憐之盛恩不勝幸甚臣無任震

越祈懇之至

二疏 戊申十月

伏以臣懇辭 新命而 聖批不許臣竊悶焉臣於行朝乞免議政之時所陳遞職之後得見世子云者盖因程子士夫子弟與之游處之說而言也其曰備顧問云者以野史所記 世宗大王幸溫泉時隨駕諸臣前後備 顧問而言也不料其時記言之臣潤色其言以出入 兩筵爲說臣竊驚惑焉夫 兩筵是何等職任而乃敢自請耶然言語潤色無甚害事而未幾以格外處臣以世子傅今又處之以 經筵是所謂弄假成眞而自請之嫌終有所難免者矣

臣雖無耻其敢安於心乎且念遞實官而猶帶是職
雖曰曾有前例終是格外格外之　命以臣而終敢
承之乎又竊惟念　聖明當初愍臣之衰病庸陋許
其辭免非惟臣之大安於心物情誰不以爲得宜耶
令玆未久駸駸然漸復其舊雖曰　聖人之心如寒
温之屢變而寒温之所以屢變者則實有所一定不
可易之則故古人云信如四時　殿下體天之道恐
無過於是者而微臣狷狹之心終不敢冒受矣伏乞
聖明思行朝已施之德意究小臣言意之有在　亟
收成命俾免譏謗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怖祈懇之至

陳戒疏戊申十一月

伏以臣疾病頻劇未赴　召對不勝皇恐待罪之至
臣又竊惟念人之所以爲學者非徒資口耳而致藻
繪也盖將以開廣知思修正身心以爲齊家治國之
本也然苟無誠實之心則朝聞至論而夕已忘之夜
有悔意晝已復然故中庸曰不誠無物聖人豈欺我
哉臣於前月晦間連日入侍筵臣進講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之說　天顔溫粹酬酢如響臣竊伏以爲舜
禹湯武之盛可見於今日纔及掩卷喉司之臣以諸
宮家奴婢賜牌之弊進達而未蒙　快從則喉司之
臣又引小臣所進一刀兩段一躍躍出之語仰以諷
達而又未蒙　採納是則　殿下以學問與事爲爲

兩件事而學問終爲無用之糟粕矣如此則雖孔孟程朱日侍左右極陳義理之談亦何益哉且臣仍竊有所感焉南北朝之君臣非必今主賢相而然其有事之時猶令王子公主各出財以助國用矣今日則國勢如此岌岌而乃反任其耗國害民如此之甚豈不可慨也又記漢光武削平僭逆之後猶不敢遠期十年而今日則不顧朝夕危亡之急反期諸宮家貽害至於十年之久何其與光武之心若是其不同也臣旅寓獨宿終夜無眠孤懷耿耿不能自閟敢此陳達伏乞 聖明特恕其愚而 留神財聽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乞退疏 戊申十一月

伏以臣於頃日承旨奏事之時不知其源委泯默而退旣出而問於喉司又問於元臣故老然後乃知是爲在鄕之時稔聞痼弊也臣疾病漸痼入對未易而納約之心甚切故輒形紙墨以罄愚衷殊乖入告順外之意矣惶悚惕息祗伏罔措矣不料聖批優假亟示變通之意是實頃日筵臣所講懲窒遷改如擢山墳鼇風速雷猛之意也殿下率是而推類以及其餘則將天下之善皆歸之而事無足爲者矣功成治定夫豈遠哉臣不勝喜抃之至惟是臣宿疾甚苦頃雖蒙恩西去留連深僻任便調治而猶未收效

今則新證添發咳喘泄痢一時爲祟衰老精血自料其難敵矣如復感激　鴻私淹延不退一朝溘然貽笑四方則不徒臣之身名掃地無餘矣　聖明亦失其所以見待之實矣此非小事也伏乞　聖明許臣退去俾得歸死丘壑則　君臣之間情禮兩得而無復餘憾矣臣不勝激切懇迫之至

未赴賀班待罪乞免疏 戊申十一月

伏以今茲良日中外同慶而臣宿患增劇猶阻鰲抃之班情禮虧闕無甚於此臣不勝皇恐俟罪之至仍伏念　聖慈恤臣衰病處以閑散而尋常朝請猶不得隨行跰　聖恩寬暇而臣何敢自安也伏乞　聖

明飭臣名籍俾安其分焉不勝幸甚臣無任隕越踼踖之至

請懋 聖學立大志劄 戊申十一月

伏以天運循環陽德始明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有回甦之意矧伊 聖學日進 聖德日新以慰我祖宗臣民之望者當有以更始於今日而不能自已矣臣不勝蘄望之切焉臣老病將死萬念俱灰惟愛君憂國之心終不能消鑠而回顧其中他無可以仰稗 聖躬者故前日一二登對時以武王周公繼述之孝冒徹 宸聽然武王周公之孝非可以徒爲也必須 懋聖學以開聰明以發志氣以厚其基以深

其根以克其己以愼其獨使其天理日明而人欲日
消然後可以措辭斷事沛然有裕而天下之事將無
足爲者矣　殿下春秋鼎盛血氣方强旣往之蹉過
已不可追補而將來之用力復不可遲疑繼自今
勵志發憤專心於精一克復懲窒遷改之實一切私
邪之有害於　聖心者一刀斷截勿使復萌則德日
起大有功而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企望之切庶可
以仰塞而俯答矣　殿下深居九重淵然恭默雖自
謂吾心之邪正羣下莫有以窺測然理有甚顯有不
可得以揜者況其見於　言語政事之間者無不生
於其心則有識之士孰不街談巷議有疑於　燕閑

幽獨之中其所用工不在聖賢之學哉其事爲之得
失臣略已陳於　賜對之日非敢欲事事而更之也
以其見於事者而憂慮乎本源之地也幸而昨者
繼述之說　殿下旣已留神而傾聽矣自今以往
革舊更新懲前毖後必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爲法教諭禁戒必自家人始諸宮家第宅奴
婢土田一切以品制爲準其山林川澤之利切勿使
侵干以歸怨於　聖躬則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
心以承　休德哉臣非以爲諸宮家所戕剋者足以
裕國用而紓民力只以爲人君正心修身之實之所
施莫先於家人也而法令之行必先於貴近故我

先王之遺御史也悉令廉問諸宮家作弊之事者其
意盖有在也 殿下試於今日不俟終晷渙發德音
先罷內司以付天官切勿有所干與然後次考制令
毁去諸宮家第宅之踰限者次準 宣祖初年所定
奴婢八口之制悉除其濫觴之數又考職田之制悉
罷其憑藉立案而橫奪民田者自餘柴塲塩盆魚箭
願堂船稅之害公剝民者類推而痛革之使中外大
小曉然知 聖意之有在然後責勵廷臣各使之忘
私奉公則將雷厲電激風行雨驟莫不丕應傒志矣
其有不率者遂以有司之法從事則雖有至於流放
竄殛嚋敢有怨恨之心哉若復因循遷就三岐兩途

則　殿下之志不立而學不勉可知也雖孔孟程朱日侍　筵席亦何有所益哉巖穴之士將恐入山之不深而朝臣之夙夜者亦不免飢烏蹲鳳之譏矣可不懼哉然則　懋聖學而克己正家者繼述之實也反是而經營於微屑者繼述之末也故臣前日輒以孟子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子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者仰陳於　榻前幸　殿下之深惟焉臣竊聞於外廷之言　殿下甚惡直言之臣故金益炅之通塞在其兄被彈之前而　殿下誘以偏私而深罪之李敏叙之忤　旨非出訐直而遠補下邑

久不 召還此皆今日之所當言者臣則以爲 聖明若立志勉學閑邪正己則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將無所逃於 明鑑之中而擧錯從違無不自歸於正矣昔孟子之不言事明道之不論人皆此意故臣終不敢言也臣疾病漸痼鬼事日迫今日賀班亦不得趍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而憂愁幽鬱終夜不寐呼燈草此言語無倫惟 殿下哀矜而恕察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二

疏劄

辭入處城裡疏戊申十一月

伏以臣昨日祗受聖旨令臣入處城裏臣疾病漸苦無計運動當俟證勢少歇日氣稍溫然後庶得以仰承聖敎矣惟是臣了無所爲徒誤恩眷已是罪之大者而賤疾如許鬼事日迫臣之狼狽可謂劇矣伏乞聖慈特加矜察姑許趁伏靜處任便調治俾尋生路於萬一不勝幸甚

乞退疏戊申十一月

伏以聖慈愍念微臣許遞職名處之閑地雖没齒

於
輦轂之下有何拘攣難安之意哉惟是毫毛無補
恩遇日加古語云食而息事必有天殃息猶如此况其全無人雖不言鬼必陰誅臣日夕憂懼如集乎木矣昨又聞官司勒討人家謂奉
聖旨將以處臣臣益以驚駭渾身汗浹也臣賤息之家亦在城裡自可容膝而只是臣之所寓頗甚靜便宜於調病故訖玆棲息矣不料
聖明必欲臣之密邇
警衛當此嚴寒驅出居民一夫向隅亦足傷和也大抵臣之虛受
恩私誠不可計數留一日而誤一日之
恩留一月而誤一月之
恩誤一日之
恩則負一日之罪誤一月之
恩則負一月之罪臣竊自計度則

已至於罔加之地矣臣雖至愚寧不知懼且臣宿疾沉綿到今頓進雖蒙 聖慈每致醫藥而氣血已脫萬一無幸一朝溘然於此爲世之大譏亦豈 聖世之所願聞伏乞 聖慈矜臣情勢許其歸死則始終罔極之 恩將如何稱塞也臣不勝懇迫祈望之切謹昧死以 聞

辭右議政疏 戊申十一月

伏以臣頃於 行朝賜對之日 殿下面教以知許隨駕上去則當副所辭臣亦冒死仰達以爲倘 賜遞免則敢不仰承 明教 聖明即命改職而臣遂忍死從 衛則 殿下又使之任便治病故至今十二

月優游偃息仰戴 鴻私誓將結草圖報矣不料今
者 復申前命是 殿下之恩慈未卒而微臣之狼
狽罙增殊非當初 面教之意也以臣之才分力量
萬無所補而疾病危苦待盡朝夕顧何心終成覊鬼
以傷 殿下仁覆之恩哉臣義當 陛辭永訣 天
顏而筋力不逮微忱莫遂瞻望 丹闈徒自涕零而
已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二疏 戊申十一月

伏以臣 恩眷極隆而報效全蔑年齡益衰而疾病
愈苦首丘之心日以益切而今玆 新命又出於千
萬萬夢寐之外臣之冤劇 未詳 可謂至矣 殿下不以臣

徑歸爲罪一遣史官再遣承旨反下 溫諭是何罪
至罔加而 恩益無前耶且昨日 聖旨以扶濟國
事爲教臣於此尤不勝悚恧也比者臣雖處閑地而
殿下嘗引而自近使之造膝密邇 聰明使臣如有
所蘊則何苦而不敢進哉然而三月于茲一無訏謨
之益則今雖處之政府豈足爲有無哉臣於尋常
恩數猶不敢當忸縮連日夜亦徊徨有時終宵而不
寐矣矧今 除命益不自知所出則眞所謂自悔其
來求去不得者也臣雖無狀亦知不辭徑出之爲不
敢而仰思孔門之銘則亦有循牆而走之言實是先
獲我心者而亦望 聖明諒此微衷亟賜反汗使前

日懋念之至意有終於今日而每令漸入於罪戾則實 天地生成之至恩也臣不勝隕越懇迫之至

三疏 戊申十二月

伏以小臣妄作之罪不可勝言意謂朝廷必將論以有司之法矣不料 聖上反下寬赦之意又從而恩數益加五遣近侍 宣諭勤懇末乃特遣重臣使之從容開牖臣於此惶惑隕越益無所容微臣情勢已盡於疏本及近侍前後回 啓中更無所餘只是還赴 闕下自請其罪罰是臣分義之當然而賤疾危惡不能起動祇伏私次日夕徊徨賤臣情事何地控訴惟是 聖恩既赦臣罪幸乞 曲加矜察亟遞

臣職毋令增戾不勝幸甚臣無任危慄懇迫之至

病中陳所懷疏 戊申十二月

伏以臣竊伏山村任便調病仍有閑靜之趣頓忘羈旅之苦秋毫皆 聖德也臣日夕感戴將不知所報也惟是臣衰病已痼中州旣敗外患交至雖蒙 睿慈特垂軫念醫藥聯翩而寸進尺退回春無望夜朝之理只當靜俟而第惟 聖明不知臣之無狀所以策勉之意至深至切至有不可使聞於人者臣更自量非但鹵莽妄庸疾病如許精神消盡以故惟俟恐思退伏不能仰承 德意少裨萬一臣之罪戾萬死猶餘不勝皇隕恧縮措身無所也臣病苦呻吟中夜無

眠偶記 宣祖大王傳教以爲朝廷若去一私字秀吉之頭可致麾下大哉 聖人之言也然若不先去一己之私則不能以此而播告然則 聖祖克己有爲之志蓋可想矣臣因是而又記朱子告於宋帝者其言略曰人主一心有天理人欲之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是以既正心誠意於堂阼之上而必求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寘之列位使之上輔君德下固邦本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臣竊以爲朱子方以中興之業望於時君而其所言不過如此臣雖至愚其如此而可

以有成不如此而不可以有爲則灼然知之矣是以
敢以爲獻伏願　聖明以　聖祖爲法以朱子爲師
廓然大公儼然至正而泰然行之則誰敢不精白一
心以佐　下風哉不然則臣之所學此外無他　殿
下雖復留臣實無所用不若遂　許其歸毋使滓穢
朝端也伏乞　聖明財幸焉今玆　下遣御醫久處
村閭事體不便　並令回還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
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自廣州入城後待罪疏 戊申十二月

伏以臣迫於　嚴命祗赴城裏既去復來不成貌樣
而　聖意隆重無望稱塞臣之進退可謂狼狽臣疾

病增劇未得趂時入謝臣之罪戾尤有倍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陳戒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令玆會慶之節臣疾病支離獨阻嵩呼之班區區螻蟻之忱無路自伸惶恐踧踖若無容措因竊自念臣隨　駕上來已浹四箇月矣承　命入城亦已旬日矣竊伏私次徒費稍食尋常朝請亦且廢闕他日歸家鄉人相見曰汝做何事而久不退歸云爾則臣何說以對耶臣以是大悶不聊焉又竊伏念孝子悅親之道不一其端惟喩父母於道者是第一義也我　王大妃殿下聖德純淑粹然由禮四方含生誰

不從化粤自　悙然憂苦之後想必以未亡人自處
未嘗有娛樂懽悅之時矣　殿下事之之道只當承
奉　志意不必以娛耳目爲事惟不以疾憂上貽而
修德勤政畏天恤民以繼述　先王之業是乃所以
大慰　慈志而　殿下之孝亦無大於此矣竊聞
殿下時致外間妓樂於前因以流連而永夕此非但
末節冗儀而反有害於　任姒之德武周之孝也
殿下若復於今日鋪張雜技於肅淸之地則殆非大
易風雷遷改之道也伏願　殿下澄察焉臣才庸識
劣無所裨益敢冒萬死陳此妄言伏乞　殿下深留
睿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　聖德日起　聖孝日

隆矣臣不勝大願焉

辭讀卷官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臣卽見禮曹讀卷官備擬則臣名亦在其中臣不勝悚訝焉臣誤 恩推排濫躋崇班而其實則乃庸陋一蔭官也尋常朝請之際猶且懾恸而前却況此大庭讀卷是何等重差而使臣姓名亦側於其間耶臣誠惶惑不知所出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亟命有司削去臣名毋使中外久聞不勝幸甚

陳李之醞事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臣曾於 榻前仰達 先王聦顧西北之事因及右尹李之醞之爲人矣其後適聞之醞略有些少

人言臣以爲纔徹　睿聽之人遽遭狼狽則是臣以之䂀而欺　殿下也心竊瞿然邀致之䂀問其曲折則盖渠只欲奉公而微有未盡者矣臣之當初問之之意非以之䂀爲實有所失只欲知人言之虛實而已不料之䂀因此不安遂至引咎其事輾轉因致銓官重臣相繼自列臣竊悚然也目今夙夜勤仕秉心甚正如之䂀者不多今事亦由於臨事不欲放過而然若以此而謝去則實甚可惜而臣亦自惜樞機之不愼故略陳其顚末伏乞　睿察焉

遇災陳戒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冬日不雪猶夏日不雨也夏日不雨猶爲目前

之災冬日不雪則又必憂在嗣歲故祈雪之文著在簡冊而今人只以無甚利害而莫之恤焉此豈調元順時之道乎間者雷鳴虹見皆不以時冬初雖有小雪見晛卽消而爾後則更莫之下不惟於來年不利時令之廢甚可憂慮而比日則暖氣如春全失其候繼以大雨連日達夜小溪成川平地流潦有同炎夏之淫霖其不爲禎祥而大爲災沴也審矣然而多孼之國玩以爲常忘危之世樂於無政前轍不戒後車仍覆將伯助予尚復何及哉未知　殿下今日亦幾警動於宸衷而思所以消弭之道乎目今　國勢之危急久矣中外臣民皆望　聖明尚庶幾其覺悟而

殿下之怠於政事猶前惡聞直言猶前不畏天變猶
前時弊雖多而無矯革之志朝綱已紊而無振擧之
意有一於此足以覆亡況其兼有之耶臣自在鄕時
竊聞外人挾妓樂出入　禁中心竊憂之故前劄及
之矣今者又聞賤娼善香妖巫保培之類夤緣出入
無復防禁果爾則或者此等無乃爲侵蝕本根之地
而有以上數者之事耶如欲祛此則惟在於　懋聖
學而聖學之要不過讀書窮理善則從之惡則去之
其在奧之間堂阼之上持守身心常若上帝鬼神
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儼然至正泰然甚安淸明在
躬志氣如神凡於天下之事無不瞭然矣如此則身

不得不修家不得不齊而正朝廷正四方之道將舉
此而錯之耳今也則不然　臨筵絶稀外臣　罕接
一曝十寒未曾有益有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待
綆斧而自至於枯涸矣然則當此天怒神譴民愁兵
怨之時　宗社臣民將何所恃倚哉一念及此心膽
墮地如使臣出入　筵席徒誦章句不揆　殿下之
眞實知得眞實行得而熈熈然早入晏退而已則臣
身之榮寵自當久而不失矣然奈負　先王何奈負
殿下何以故臣日夕懍懍若處身於百尺竿頭也伏
乞　殿下際此災沴之臻亟反前轍克己復禮遷善
窒慾以毋忘　祖宗付託之重臣民蘄望之切則臣

雖歸死丘壑而與有榮矣伏願 聖明垂察焉

乞差 寧陵祭官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 聖考賓天倏已十年螻蟻莫褥簪履徒存今臣死期將至歸心日催一去京邑無復來日瞻望喬山有淚如瀉適此歲暮羹墻尤切伏乞 許備寧陵祀官祇謁 巡路俾伸思慕之情不勝幸甚昔漢帝特令蘇武展拜茂陵其盛德美意至今稱之伏願 聖明財處焉

請 展謁 宗廟劄 戊申十二月

伏以人君之德莫大於孝孝莫先於宗廟之禮於此有憾焉則無以盡乎天理人情也比年以來 聖候

不寧之時居多 宗廟展謁之禮久廢不行 列聖
陟降之靈豈不 昭鑑而諒之乎然而溫泉之 幸
年年不止有不得已事則亦 出西郊獨於此久不
能行此豈非未安者耶前頭 大祭禮縟儀繁固難
强以行之而明日乃是三正元朝與他朔望節日大
異伏乞 殿下留念焉第聞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
憂朱子亦有量筋力而行之之訓亦在 殿下自
量聖候而行止而已

乞退劄 己酉正月

伏以臣濫蒙 恩渥得以接見於世子天日之表龍
鳳之姿不足以言誠 宗社臣民萬世之福也臣不

勝喜躍自以爲此足以歸報於　先王矣死無所恨也惟是臣竊見禮官儀注則傅與賔客升堂成拜訖旋即退出而臣初接玉質忠愛之心藹然而出不忍遽退且又伏念古人相接必有言語以相勸勉以相規戒故其儀齊莊密勿其情歡忻和悅故曰於旅也語況君臣始際瞽然旋踵終無一言則威儀迫促意思枯孤故臣與賔客臣閔畀重因對坐少頃酬酢數語旣已坐語則亦不可昧然而退故又成拜而出此雖於義理不甚悖謬而於朝儀則有違矣汰哉之誚烏能免乎臣不勝皇恐之至且臣素多疾病在鄉之日長時杜門猶嫌人事不能全無走入深谷終日無

事今日出來幸蒙　鴻私西游南去皆就山裏靜伏得休神觀矣及入城裏則應副人情猝學不成發言處事動乖理致以致身勞瘁而心忸怩旣拂素性病亦隨劇昨於元日力疾詣　闕僅參問安之列而寒氣上觸渾身戰掉賀班臚列而臣則徑退夫三元慶節是臣子獻祝頌釐之日而猶不得自伸則他尙何言哉前者黽勉淹滯只緣微情有所竢待矣今則志願已畢歸思尤切伏乞　聖明俯諒微情許臣歸死不勝幸甚

還納春幡陳戒劄己酉正月

伏以臣昨日罷對而歸則有　大殿東宮賜送春幡

矣臣聞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夫使此等物事從天而降從地而出然而無益於實用則猶當斥而遠之況此無非有司之經費乎臣曾於　榻前略陳此意而又於劄中申之曰　殿下之作無益害有益猶前
殿下優賜批奬若將實相聽信者矣臣於除日詣
闕則闕門諸處皆貼歲畫臣甚憮然以爲此不惟浚民之膏血糜費於此等者爲可恨如老臣者血誠進言思補毫毛而不見施用因此一事而餘可類推蓋使　聖志有奮發有爲之實則此等事非惟自不好而亦自不暇也且臣竊聞數旬前有選擇宮人之擧此是　殿下之所知則其爲　聖德之累豈不大哉

臣於昨日始欲言之而因日暮未能臣實自歉於心矣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玩物喪志玩人喪德此等事旣是役耳目喪志之事而且又 殿下外爲唯諾於臣而 內實邈邈而棄之則豈不爲玩人喪德之歸耶孔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則吾末如之何也 殿下於臣言初若不說不從則尚庶幾於說從之有日而因有改繹之實矣今日則不然說焉而猶不繹從焉而猶不改則臣亦何所望而敢留哉臣之愚意每願 殿下只如堯之茅茨短褐禹之菲衣惡食衛文之大布大帛此外則了然無他嗜好然後 聖德可進聖治可成也此等事無可與告語者

惟金萬基閔維重若而人每與論之而慨然憂歎也
令此二臣者皆不在朝廷聞臣之言者只啞笑而迂
之而已臣益自踽踽而不能自抑也嗚呼此何等時
耶孟子曰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令侍御執事者何
所不足而復索於民間乎紂始爲象箸而箕子歎之
臣以爲象箸猶爲有用之物而今日則擯財役志於
絕無所用者臣竊歎惜也臣旣已陳戒於前而祇受
此等於後則是臣言行不相符而不誠於事　殿下
矣　殿下亦將曰渠雖戒此於予而渠亦好此等云
爾則臣將無辭以解故敢冒萬　謹此繳納焉伏惟
殿下財處焉　殿下若從今日凡於此等觸類除去

無一毫留滯則　聖志泰然國用亦紓矣

論事劄 己酉正月

伏以安不忘危有國之體也況已危而忘備則亡不旋踵此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臣自在鄉時見各邑器械有同兒戲比見諸閫申狀則又甚寒心矣彼諸閫亦非欲全忘己職而一似無麵之餺飥其勢則然也昨日　筵中臣與大臣微發其端而未竟其說矣今者國用甚乏之得此則失彼東完則西毀處此豈不難哉臣竊惟外方奴婢所輸米布其數稍多而諸閫拘於體面不敢稟請伏望　殿下特命該曹除此米布以付諸閫則諸閫旣得以修其事而彼奴婢者亦得

以免其徃來輸納之勞要索阻當之弊矣且奴婢之貧殘而不能出米布者或以土産或以力役當之則亦可以紓其急周官所謂國服之義略如此也此在閫帥守宰商量潤色之如何爾如此則公私兩便而陰雨之戒因亦有可議者矣臣又竊念朝廷將未必惜此而不許特以用度之不贍而已 殿下若不斥去浮費以存羸餘則將不免括龜背而竭蝸涎矣何暇及此哉伏願 聖明垂念焉

乞退劄 己酉正月

伏以臣形骸徒存病狀日苦外若持支而內實銷鑠故己雖自知而人則不信臣每以爲古人所謂一朝

無病而死者非實無病也不見於外而已苟有深於醫者則尤不覺其驚心而却走也今臣一夕溘然於此則 殿下必加矜惻俾得歸瘞故山矣其在賤臣榮耀則極矣此則非所慮也而只恨草莽之臣不能牢守初心死於 輦下爲世所笑也伏乞 殿下俯諒情勢趁此陽春早許南歸不勝幸甚

辭乘轎劄 己酉正月

伏以臣迫於情勢冒死乞歸 聖批不許加賜溫諭臣誠感激無地自容盖臣求退非有他意自知病情之不淺如復有加則雖欲舁歸而亦不可得臣是用自憂日夕遑遑也臣竊有達焉昨日兵曹定送轎卒

二人臣不敢受而還送則其人復來曰官令不敢違豈以前日　榻前大臣以臣乘馬而行上達　天聰而仍以有此耶臣不勝瞿然之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夫子傳之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臣鄉里之賤士也一朝而乘君子之器豈無致寇之憂耶且朱子曰南渡以前士大夫不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或有老病賜乘猶力辭南渡以後則無人不乘轎朱子盖歎衰世尙侈之弊也張戒對高宗曰古人居安思危今居危思安此至論也其後孝宗朝劉珙奏事便殿見一馬在庭間不動問之則刻木爲

之萬幾之暇御以習射者夫人君之習勞猶尚如此
況其下者乎且如陶侃之運甓載在小學朱子之意
亦可見矣又如我　宣廟朝先正臣趙憲知　國家
與倭奴啓釁令其妻頭戴重物以習行步古人之慮
遠也如此矣今臣賤者也阡陌之間穿鞋徒步不以
爲耻今一朝而遽爾乘轎則非惟致寇之可懼而亦
豈思危之道乎伏乞　殿下特諒臣心亟使該曹勿
復差送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申請　展謁　宗廟仍乞省墓劄 己酉正月

伏以臣曾以元日展　廟事仰塵　睿聽而語焉不
詳致令久廢之儀仍復遷延臣竊罪悚焉然退行於

月初望之時而元良陪謁百僚聽位天日淸和 宗
靈忻悅此誠歲首嘉美之事也伏願 殿下繼自今
或月一行焉或兩月一行焉以盡 聖孝不勝幸甚
臣陪伏栢塗竊以爲 聖上旣以孝德躬率於上則
內自臣工外至衛卒孰不觀感興起而小臣於此尤
有所戚戚於心者因竊有所請焉臣受生爲子而臣
甚不肖不能致養又臣父臣甲祚被錮昏朝貧苦飢
寒有不忍言者及至 反正褒授一命則又不延缺
矣臣母寡居艱辛糟糠不厭臣兄纔以 天恩得遂
便養之願則臣母又死矣今臣猥蒙 隆恩時得
錫賚欲以歸遺則只增不洎之悲而已鮮良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則只得結廬墓下朝夕瞻依又自空乏之
其身不冒榮華庶幾少紓平生罪恨之心矣去年秋
迫於 嚴命隨 駕上來光陰荏苒遽爾歲更益切
雨露之感而遙想丘墳狐兎交跡荆棘交枝歲時薦
酹付之別人臣惻愴哽咽以爲爲人子而生不能養
死不能祭區區情事何以得伸哉況臣猥蒙 國恩
推與極隆亟將歸而焚香恐黃以告泉壤則祿雖不逮
榮耀無窮兼且 恩誥旣下久不歸宣於理未安而
臣每乞南歸則 御批不許辭旨懇惻私情雖切不
敢屢瀆矣屬玆新元病情又苦心神飛越長在松楸
又今日勢漸暖行役不妨伏乞 殿下諒臣區區情

懇特賜恩暇俾伸私懇不勝幸甚

請 神德王后祔廟劄 己酉正月

伏以爲天下國家者不過曰明大倫立大法而已所謂大倫者父子君臣夫婦也所謂大法者所以行乎三者之間者也斯三者一有不明而所以行乎三者之間者一有未盡則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入於禽獸故聖人之所以自爲與教人者蓋莫不以是爲先也本朝自立國以來三綱正五常明一變勝國之胡俗克升三古之大猷故 皇朝之人每稱以小中華斯眞實語也不幸開 國之初姦臣鄭道傳等煽動危言密行邪謀以致 太祖大王弊屣天位昭悼二公

天開永年奸臣之罪可勝誅哉惟我 太宗大王盛
德純孝度越前古堯傳舜受秩然有序其所以處變
之道無憾於當時而有辭於後世也獨惟 神德王
后陵寢之儀有損配侑之禮久缺此不過當時禮官
不識禮義妄相忖度以致如此而因循苟且以至今
日則 清廟之上雖有朱絃疏越之樂玉瓚黃流之
薦 太祖大王之靈想必盡然傷歎赫然震怒而
太宗大王亦必悉縮不安憂遑罔措於陟降左右之
際矣兼且一國臣民亦莫不致疑 聖子神孫不能
以 太宗之心爲心也何幸今日 聖孝出天所以
承事 大王大妃王大妃者盡誠盡道人無間言推

此行疑有脫誤

之於追遠之厚永惟本始特命禮官奉審　貞陵木顚而壓者即行除去而守官齋舍次第建置豈但　宗靈慰悅於冥冥而宇内含生無不感涕感仰　聖孝此豈利誘而威脅哉此天理之在人者不期然而然也然而　廟享之儀猶且遲疑臣固知　聖意有在故臣請令禮官儒臣追考故事博詢輿論而行之矣既而思之　陵享廟食禮有異同而彼存此廢事蔑經據既曰非禮則五十步不懸於百步也如論其至則盡美者不若盡善也臣日夕懊惱如火在抱矣今見　聖祖朝太學生疏章則當時廷議之齊發而其言甚詳且切又臣竊見權近應　命所製　貞陵

興天寺記文則　太祖大王悼念追謚之意　太祖
高皇帝賜勑吊慰之典可知矣此故事也輿論也不
待考且詢而已無所疑故敢以繳納伏乞　殿下於
燕閒之間詳賜觀覽特令禮官並議　廟享之儀則
太祖大王之靈想必歡翕於上而　太宗大王亦且
曰予有後能繼述志事矣而必有子孫千億永錫爾
類之慶矣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而夫子
將爲衛政則以正名爲先始爲魯政則溝昭公墓而
合之盖以大倫不明大法不行則雖聖人爲政不可
以爲國故不得不以是爲先也伏乞　聖明深留睿
意焉

乞遞西樞及兩 筵之任劄 己酉二月

伏以恐脫臣字猥承賓廳來會之 命而適會賤疾危苦未得趍赴不勝惶恐之至盖臣所患根本深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盖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也雖於飮食起居不至全廢然其危迫之勢則人雖不知而自知則審以故前日屢上乞歸之章而未蒙 矜許因循荏苒證情已劇今則雖蒙 聖慈許其退歸而勢不得扶曳南歸臣之情勢可謂䟽矣惟是西樞之任比之宋朝則香火祠官之類只以祿養閑散之人而俾代其耕而已今臣則不然以前日猥忝匪分之號故時有獻議之 命時又示以籌

司公事雖漫不知何事而事面則不甚輕尠矣況所兼 經筵胄席之任至重至大每顧名義不勝驚心而悸魂雖使臣平常無事猶欲逡巡而避走況今疾病如許生意索然寧復有萬一供職之望乎臣之歸思到此尤切而旣不得運動登途又竊思念鄉里之人稍有事力則爲就醫藥與疾入京者有之矣今臣幸蒙 恩眷已來京裏醫藥之便實是天與而只有職名在身不安之勢如上所陳兼且不能供職而猥令莫重之地徒爲養病之坊又豈分義之所當耶伏乞 聖慈諒此微情亟將西樞及兩筵之命一並鐫改俾得安意醫藥以尋生路不勝幸甚

論安興倉及貢物事仍乞遞劄 己酉二月

伏以臣孤賤無庸加以伉拙自知不入時様故每辭恩命杜門鄉里今日出來蓋出於不得已也而麋鹿之性不堪喧煩每思退去只以 聖上留之甚懇故不忍便决旣去復還而 聖上又不以爲全無所取猥賜顏色臣旣感激 恩眷且有所恃特進狂妄之言非敢期於必行只備朝家之採擇而已不料比者胥徒之輩作言肆罵士夫之間怒目睢盱侵苦臣身如將不克嗚呼其亦異哉以設倉一事言之當時竊伏見 聖意則不計糜費惟以潰入於海有惻怛之德音噫是心足以王矣爲臣子者義當將順之不暇

故臣不自揣量妄主其事而當時已陳私卜之弊矣今聞閫帥邑宰之以私卜附致權門者大不便於設倉之舉權門之坐受私卜者尤以爲大不便也其置私藏於沿海而憑藉運致者亦以爲不能如前日是非朋興惟恐其事之或成其以公心而公言其不便者惟閔維重一人而已至於徐必遠則以淸白自許其以爲不便者未必如他人之意而亦未必不爲他人之所慫慂也然直言利害則可矣至於盛氣張目遂斥大臣以不忠夫不忠云者人臣之極罪也雖在庶僚尚不敢遽以此加之而况於居百僚之上而爲人主所尊敬者乎昔宋帝詔書有奴詬大臣豕視庶

官之語朱子尚以爲寒心自謂連三日寢食不安中夜以興不覺歎咤夫以人君而猶不可如此況今居六卿之列而爲其所統率者乎如使大臣而果不忠謀危 宗社如莽卓之爲則固不可擇言而發矣今則不然設倉小事也可否常例也何故遽以不韙之目猝然加之而不以爲難也如使必遠果以爲不忠則大臣之不忠乃亡國之大徵也固當如鷹鸇之逐鳥雀矣何乃不然而又反自言其病請免其職則是以不忠之大臣委之於 君父而私爲自便之圖也然則不忠之罪竊恐其自不免也何可以此而議人哉或謂必遠與大臣極厚而設倉之事本非大臣之

所欲故要以此中之此此則大不然夫欲伸已見於小事而甘受大惡於身上者决非人情之所存必遠何至以此忖度而嘗試之乎只是朝廷之上體統不立私意橫流大小無相承之義寵倖有橫恣之氣馴致而至於此極矣如使朱子而生乎今日則將不止於寢食不安中夜歎咤而已也雖然推原本始則實原於臣之妄論國事輾轉至此臣不勝瞿然之至至於御供一事則朝廷竭生靈之膏血以入於各司胥徒之手揆以事理寧可如此以司宰監言之一年所費着除綿布外米至一萬餘斛而胥徒輩只以陳腐苦澁之物回轉出入而終無緊着 進御之實事之謬

誤無大於此者以故　先王末年思有以變通之而小臣受　命勘定未及奏　御遽見　玉几之憑嗚呼痛哉頃者臣以是而陳達則　聖意不以爲不可試令戶曹判書臣閔鼎重看詳變通之制而臣亦預聞焉盖所欲更變而行之者乃　皇朝光祿之制而先正臣成渾所請行於　宣廟者也此實縮浮費制實用而聖人所謂節用愛人之本根也只是此法大不便於胥徒故興訛造訕必欲其事之不成此則大臣已達於　榻前而請止者也然胥徒之興訛造訕固其宜也而士夫之沸騰拂鬱惡言日至於臣與鼎重者何也盖胥徒輩攬取大利則先以媚事權貴而

士夫之貧賤者則又取資於此輩此輩之失利乃權貴士夫之失利也故挾胥徒之怨謗而曰造陰秘不測之語以播於中外而不可遏嗚呼此何等世道也殿下如欲行之則何不夬決乾斷亟使渠輩意沮而無復怨言耶　如不欲行之則又何不亟下罷休之音使彼輩心安而怨息耶今日挾持恐嚇之論皆曰都城本根也都民之失業非國之利也此不知本原之說也　國家之賦稅於民者將以爲國用耶將以利胥徒耶胥徒之耗蠹國財者古所謂倖民也倖民之多亡國之兆也大學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程子亦曰古者四民

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漸爲之業以救之夫程子所以救京師之民者不過如此而今議者之言何其與程子之意異也夫一國之財只有此數不在公家則在私門不在私門則在公家此不易之理也今之議者必欲瘠公家而肥私門其故何也私門肥而後己從而肥故也此在　聖明之察之也然欲杜朝廷之私意者莫要於先防人主之私意故臣每以內需司諸宮家爲言者盖以人主必先修身正家然後朝綱可肅也大抵竊觀今日之弊私欲滔天俗論如山此二者不除則　聖上雖欲有爲而憂憂乎其

難哉故臣每以此爲言此皆今世之所厭聞者而又
臣性旣偏(恐褊)狹辭氣之間動忤人意如此則將見狼
狽之不暇矣尙何望於補益　聖朝哉兼且臣疾病
已痼委頓枕席雖欲南歸而無計就道只當爲羈鬼
於此矣惟是遞職之懇未蒙　允許竊不勝悶鬱也
伏乞　聖慈更加矜諒亟使逸遊以安微分不勝幸
甚

焚黃乞暇劄 己酉二月

伏以臣憂端齊山歸思如水時當祭月焚黃正急適
會悼殤老舐情切日漸向暖疾或可强伏乞　聖慈
諒臣情勢因追前旨亟許恩暇俾得從容　陛辭不

勝幸甚

二劄 同日

伏以臣冒死請由擐承 面諭之批第臣荐遭私戚方在暇寧之中玆不敢冒哀祗赴不勝惶恐隕越之至惟是祭有其時違時而祭猶不祭也倘蒙 聖慈終賜例由則謹當祗奉 恩誥歸告父廟而兼行埋葬之事以伸至情矣伏乞 聖慈終賜矜諒焉

出城時留劄 見逸

到水原辭職疏 己酉二月

伏以臣事 君無禮不辭徑歸罪犯不韙祗俟 嚴譴不料 聖明曲垂財赦而三賜溫諭復遣太醫看

病並下道臣護送之命是何臣罪愈深而 聖恩益
加也臣感激兢皇罔知攸措惟是職名在身揆義難
安伏乞將臣本職及兼帶經筵 世子傅之任並許
鐫遞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震灼之至

因留都大臣李景奭劄待罪疏 己酉四月

伏以賤疾彌留久阻 行朝起居之班方自跼蹐俟
罪矣乃蒙 聖慈特加愍恤太醫齎藥遠來診視是
不翅枯楊華梯朽骨生肌感激涕零不知攸措也臣
旣服珍劑又施艾灸數日之內若有其效臣以為
回鑾之日已迫如不忍死趍朝永辭 天顏則犬馬
之情無路得伸故強疾作行僅到數十里地則頭撼

搖憂疾勢復作痛楚之氣有加於前臣自悔妄動不可復追矣臣不得已投入路傍深谷秪伏調治幸而少愈則復欲寸寸前進雖不能遂達 行朝或及於路左瞻送之列矣玆者偶因邸狀得見留都大臣劄本則其所論斥至峻且深雖不直擧臣名而其所指摘豈在他人哉臣惶恐震越尤不知所出也臣義當泥首 仗外以請罪譴而疾病如許進退路窮但切危迫之私而已臣竊自惟念乖義理紊朝綱自是人臣之極罪此論雖出於他人之口猶不勝其惶感況於大臣之言乎臣又竊念古昔如孫從臣之壽而康者雖大爲一時之所尊重然不甚以知義理振紀綱

見稱則或反有哀之者而時有庸陋之甚者行身無
狀乃反爲其人所非則其爲衆人之鄙笑何如哉今
臣所遭不幸近是矣臣竊自愍焉伏乞　聖明特加
矜察亟除臣西樞及兼帶仍治違傲逋慢之罪以爲
明義理肅朝綱之助不勝幸甚臣無任兢皇戰灼之
至

乞免　世子傅領　經筵疏 己酉八月

伏以臣疾病垂死未赴　召命惶懼兢惕若隕淵谷
矣竊伏聞　殿下特令禮官擧行　神德王后祔廟
之禮此實　列聖之所未遑者而　殿下斷然行之
天理克明人道克正大典克惇大倫克叙臣强疾起

立不勝欣躍而繼以感涕也嗚呼有 君如此際時如此豈不欲奔走臚列之末以覩大禮以頌 聖德哉不幸疾病如許無計起動瞻望 宸極但切悲號而已惟是春宮入學之日已迫而臣所帶別職異於凡官尤不敢退在鄉里伏乞亟遞臣世子傅之任而經筵虛帶尤極不便並乞 俱賜鐫改不勝幸甚臣於史官來往之後即當陳乞而氣力如絲神思昏塞因循遷就今始冒上罪戾尤大矣更乞 聖慈矜察焉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再疏 見逸

病未赴 春宮冠禮辭職疏 庚戌五月

竊自惟朝市之人必將指臣而言以爲是被何等名目而乃敢舉頭於天日之下云爾則臣何得遂而自說曰　聖上已賜蕩洗也以故終不能前進以遂初心北望　天闕只自悲號而不能止也噫臣從前罪名皆是大不敬大不道大譴大何之目而旣不能高飛遠走以滅其蹤又不能剸腹刎頸定計於鮮臣之罪戾至此尤大矣嗚呼旻天之下無物不生而第念中外國言想必未已臣不能家置一喙而又嘗記昔者市井人之變蝨種滿頭之稚兒多在其中夫以我祖宗之盛德深仁豈不知稚兒置勘之爲可寬而猶且不免者誠以此獄實天地間大變不可以苟恕而

不問也伏乞　聖明更命有司之臣使臣得以對吏
終有以明辨則臣庶幾有辭於人類矣臣不勝危怖
震慄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二

疏

陳情乞免西樞疏 辛亥

伏以臣卞急之性老而彌甚自遭變故以來煬煎焦熬愧懼憤懣晝則對人低頭而不能言夜則繞壁達明而不能眠氣血枯槁喘息虛竭雖欲收召精魄稍復平素而不可得也蓋一喪其心五性壞敗不可復得而爲人矣然此非敢謂　日月之明有所未照　天地之仁有所不容而然蓋以爲今我　聖上以日月之明垂天地之仁凡在宇內羣生無不錫保皇極愛惜身名而臣獨何人受此彌天之惡名不敢擧顏

於天日之下而反以上軫 聖上之矜念哉此臣所以欲承 聖意勉自寬譬而終不可得者也加以職名因有所推移遂有 新命此已足惶隕而昨者宣召之旨又出特達之眷臣之惶惑隕越萬倍於前矣其時所對史官之語自以為稍加抖擻或成倫緒而其顛妄謬錯必不貲矣以此自疑復添一病噫誠不如死之久矣目今人死而盜發不忍見不忍聞之狀大惶恐大驚愕之說日增而月益相知之人皆責臣以何不一言以徹於 九重也臣非不欲如此而顧自以為以此姓名冒昧出言既非所敢而亦恐喪心之言不知所裁銜口激發以駭衆聽是以終於泯

默此又臣之孤　恩負　德之罪不可以自贖者也
臣之職名雖是西樞閑散而以此醜辱朽敗之身自
同於元輔則授之列誠有所僭猥者伏乞　聖明矜
憐微衷亟加鐫改俾得安意畢命不勝幸甚臣無任
皇恐祈懇之至

辭食物疏辛亥六月

伏以臣即因道臣傳示所受　聖旨以臣必不免窮
之之患其題給食物者臣銜　恩感激不覺涕淚之
自零也嗚呼　國家當此鞠凶罔有攸濟仰惟　聖
上對食忘餐當夜忘寢切切然一以殍殣之積爲念
其惻傷不忍之意不翅如食物之在喉不下矣當此

之時何暇　念及於草莽賤臣而有此特達之　恩
命乎臣尤不勝惶感隕越之至也臣謹當仰體　仁
恩領受不暇而第惟　聖明深居九重獲聞民死之
數百不及一而猶且　惻怛哀傷之教屢發於絲綸
之中矣況臣身在田野日見其所不忍見者日聞其
所不忍聞者而獨何心忍享　恩私見妻子數腴之
色哉且臣受　國厚恩何敢以退休而忘　國家哉
然而性質昏愚識見鹵莽未嘗疏陳其一策以裨朝
廷活民之末議臣之罪萬死猶輕赦已優幸況誤
恩渥乎且臣之不肖子蒙　恩竊祿於朝又有一弟
方受郡俸必不使其父與兄餓死伏乞　聖慈即賜

反汗使本路芻牧諸臣得以添助賑粥之資使涸轍
中累十許人命得霑 聖恩不勝幸甚臣仍竊記昔
溫 幸之日冒辭食物之 命則 聖明諒臣所讓
出於誠心而非矯飾也不令强受臣至今感幸以爲
微賤孤衷猥蒙 日月之臨照光榮孰大焉然臣前
日之辭義有所不敢今日則義所不敢之外心又有
所不忍矣 四達之聽豈不復諒於今日乎古人有
言曰讓不失本利而仍得美名今臣倘未蒙 恩許
而遄臣終有抑迫之擧則是臣實犯古人之譏而無
以自解矣以 聖明天覆之仁豈忍使臣充一夫之
數哉更乞 聖明財幸焉臣不勝皇恐激切之至

辭右議政疏 辛亥五月

伏以皇天降災 國將顚覆固非常調恒品之所可扶持者 聖明正當亟求有德有才之人置之輔相之位不暇寢食汲汲遑遑以圖萬一之或存而顧乃以臣之不肖無狀者充之嗚呼 聖明猶未知國事之岌岌至此之甚也夫國以民爲本民旣盡死則何以爲國今年人死之實無由盡徹於 冕旒之下故聖明猶未知國勢之至此也臣請言其所以也夫人死而責之監司守令者朝廷之事體然也然以此而人民逆料以爲人死之說非守令監司之所樂聞而不敢告又人死而監司守令責其族黨隣里者亦其

義理之當然也自周公以至程子莫不然矣然以此而民愈畏惻惟恐掩諱之不密民既如此則守令監司何以得聞而以聞於朝廷乎又其僵死於道路者何限閭里居之人又恐官長以不卽收瘞見責曳而棄之於隱屏處官人之出行無有所見則眞以爲死者絶稀而不知其實有大不然者矣其所棄之屍盡爲狐狸烏鳶之所食而餘骸殘骴狼藉暴露嗚呼尚忍言哉此豈不重感陰陽之和乎春夏之交亢陽復酷兩麥全無人民之死將有甚於已往矣民亦知官儲之已盡無奈渠何則又相聚爲黨小者劫掠大者殺越以至於夜屠人家者比比有之而爲民者亦逆

慮其逆於宫人之耳而不敢告至此而孑遺之民益
無所控訴凡此數者實可謂危亡之勢迫在朝夕矣
嗚呼 聖明以此爲何等時節而不爲博求才德之
人責以輔相之任而乃以萬萬不似之臣充之此不
待智者而凛然寒心矣昔有江乙者飢死其母號泣
曰三公殺我子夫臣之宿犯已自不少而茲者 聖
明復欲使臣濫側朝端百無所爲而徒任此萬民之
怨則臣誠不知措身之地矣 聖慈何忍使臣而至
此哉伏乞 聖明上念國事下哀臣身亟遞臣職改
授其人以延 國命於垂盡之際不勝幸甚臣受
命之初卽當陳此悃愊而家有拘忌之疾惶恐不敢

今亦未能寢息而日子漸遲積滯是懼故敢此冒上
以聽政院之所裁處也臣不勝惶恐憂怖之至

二疏 辛亥八月

伏以臣長年廢疾特一言屍而已然臣庸陋無狀不
堪從官之實有甚於是者則不可遺其甚者而言其
次又以爲若言疾病之狀則有若辭免之心特出於
是而其餘則猶可以堪當者然矣臣實以是爲嫌而
不敢並擧以浼　天聽矣臣自前月旬間重患毒痢
纔息幾定者不翅四五次矣幸賴　聖恩罔極醫藥
天隕陽和所潤孱喘綿延至今一息罔非　鴻私日
夜感泣糜粉何報只以沉痼兩月氣血已脫復起爲

人萬無其望一朝瞑目則是臣猥使 聖朝新命空委於殞骴腐肉矣揆以事誼豈敢如是伏乞 聖慈亟許遞改俾臣得以安意就盡不勝幸甚且臣即伏見道臣所行關文則稱以 傳教輸送月廩者如臣無狀雖使在朝尚愧素餐況臣時未肅謝偃息田間而敢縻公餼乎昔程子從仕於朝日赴經筵而猶不請俸今日之事雖稱前例豈不得罪於程子乎伏乞亟加反汗無使踧踖皇惑於吟呻痛楚之中添一大病則實終始 生成之賜也臣不勝危怖屏營之至

三疏 條陳恤民之策 仍進庚戌擬疏 ○辛亥十月

伏以臣昧於將攝嬰疾甚劇家無錢財以濟醫藥伏

蒙 聖恩軫恤再遣醫官試以良劑命延至今者無
非賴此雖枯楊復梯朽骨生肌未足以喻其榮感也
惟是眞元已竭傍症隨生肉脫之餘浮氣發作此實
久病必死之兆臣指日待盡無復冀望也只惟職名
尚在久妨賢路臣日夕憂恐添一大病不料 聖明
以臣之疾爲可以自力者故復遣近侍猥下 收召
之命臣竊恨覆盆之下 日月之明猶有遺照也伏
乞 聖明俯察微臣之情勢上念國事之危急亟遞
臣職改卜其人以扶傾覆於萬一不勝幸甚臣又惟
祿俸之 命猶未反汗臣既在遠外未有肅謝之期
則眞所謂草莽之臣也草莽之臣雖有周則受之之

乏食之狀無異春夏朝廷必須汲汲料理以爲
賑救之策然後孑遺之民庶有保活之望矣
一民之所以無愁慼而安其田里者全在於災實
之不寃也今日吏人之弄奸於此尤甚而踏驗
之官不能遍歷又 國法有災傷失實罷其守
令之例故其守令之稍有形勢者則踏驗官不
敢生審覈之意又其善治者則惜其因此而罷
去亦全然不問故一任吏人之操縱其以賂免
者皆是豪强富民而其寃枉者皆是下戶殘氓
昔賢所謂我國必亡於胥吏者於此益可驗矣
臣愚以爲姑變罷守令之法而又多出踏驗之

官亦寬其期限必使於一吏所主處抽驟一二栍其所作姦一切查究則庶或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其欺隱矣（此事今年則已無及矣似當別於他年）

一臣竊聞朝廷今年賦稅俾用己酉田結此雖援以年例所當然者然今歲則有異常年土田之陳災既多而其所陳災者亦皆貧民下戶也如以己酉稍豐結數移徵賦稅於今歲被災之民則其所呼冤當如何哉去年庚戌當用己酉年分而前忠清監司臣李弘淵具由 啓請得用當年結數故民蒙實惠至今稱誦 聖德矣若使今年賦役又用今年之結而己酉未輸之結

權行倚閣以待稍豐然後追徵則庶幾殘民得
以保存矣
一今年諸色軍保之物故者甚多若如常時之必
待其代定然後免其徵布則其隣族决不可支
保必須 亟下德音使列邑不待代定而除其
徵布只徵於其見存者則殘民之蒙惠實深矣
然其查出死生虛實亦全在吏人之操縱而今
年則其流離而死者甚多誠難究核其虛實而
雖其在家死者亦無檢尸立案之舉則其吏人
之欺瞞何可勝數必須別遣御史明加詳覈如
有以死爲生以生爲死者一以軍律從事則吏

人或有所畏忌而良不呼寃矣
一盜賊遍滿殺掠甚衆而官人一以掩護爲事一
或告之則示以不悅之色惟欲使稱其境內無
盜以故豪悍之徒若有所恃皆瞋目語難使良
民莫敢誰何此習何可長哉昔漢武末年盜賊
滋起而不能禁遂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上下
相匿而盜賊寖多幾蹈亡秦之轍矣夫穿窬鼠
狗之徒固不可以治盜之律治之至於殺傷人
物者則何可置而不問耶朱夫子嘗以閉糴者
配刼禾者斬八字爲救荒之善策盖富人不敢
閉糴則隣里得有所資旣有所資而猶且刼禾

則其罪當死故也今日未有富人之相資者而只有官家設粥之所則其㧞禾之患誠有所難防然一切任他而不爲之所則其蔓延之勢甚可畏也今錦山之賊不但常漢而已則其勢不但已也至其就捕者甚多而猶不駭散敢於白晝斫殺其告者又於其後作賊殘人如舊其勢之難圖已可知矣其所供之言曰將據湖嶺之間大山長谷掠奪官穀積於其間而多引山行砲手及僧徒以張其勢云若果如此則其志不在小矣其中豈無桀驁如黃巢方臘者耶昔在仁祖末年柳濯之徒起於湖西守令監司蒼黃

罔措至於故相臣李時白將卒禁御南下幸而其徒自知寡弱旋爲解散故得至無事不然則殆矣今日則又與曩時不同其無食將死之民聞其飽食而安居豈不從之如歸市乎此必須急急撫綏安集毋使我民欣然有望風歆艶之心然後嚴行捕誅絶其萌芽則 國家庶幾支安矣今爲虎喙殺者無數而守令將領無意捕逐亦須明示賞罰此患少紓矣

一撫綏安集之責專在守令監司必須忠恕剛明惻怛慈愛者然後可見其成效矣臣愚以爲已前如有治績顯然者則勿拘其年限品秩及推勘告讞一切差遣而其所奏請諸事勿爲從中

沮却如有急事肥己者則一一重究監司不能
察舉者則與同其罪然後庶幾有感激嚴畏而
趍事赴功矣
一宋孝宗嘗謂賑政莫如得實而早爲朱子極稱
以爲聖人之言日者賑政不得其實者何限而
緩不及事者又多試以小者言之則設粥之際
小邑則其守令親自檢看故濫僞或少而至如
大邑之分設於遠外者則其監色虛張飢民之
數而準受其米以肥其己而其所設之粥粒米
甚稀而又不足則添以新水其食粥而猶死者
皆坐此也此則不能得實之害也又監司守令

所請之事朝廷例皆稽緩其所可否皆不以時
故及得可否則事機已變無所及矣此則不能
早爲之害也必須痛懲外方虛僞之弊而外方
所請朝廷又疾速應副然後可以有補矣
一飢民雖或喫粥而露宿土處故不十日必致殞
斃必須預作土宇且具柴燎使無寒凍之弊然
後可以全活矣
一今年貧戶田役及身役決不可依例準徵須十
分權減而　國用不足則當取諸各司各衙門
所儲而用之此等雖曰零星合少則可以成多
而諸般冗費一切除去惟以僅僅支過爲心則

殘民受賜而　國用亦不至頓絕矣此則只在
上自　聖明下至庶僚皆以處約存心然後可
以議此又古者遇災必發內帑之財夫內帑之
財非可以遍及者然民以此而仰認君上之德
意則雖塡溝壑而無所怨恨矣

一經凶歉風俗頓變其父母死而恬不知哭泣
或有全不收尸者或曳而委之於隱處而飮酒
食肉極其爛熳或明知其父母兄弟被殺於某
人而與其人笑語相對雖其父母兄弟之被殺
有些曲折然爲其子弟者何忍如此此雖由於
凶歲喪性而然亦由於政敎不擧而然也臣愚

以爲自朝廷申明曉諭頒示列邑使未葬者葬
之不服者追服與之更始然而猶有不葬不服
飲酒食肉者則嚴行刑法使知所畏然後庶幾
人倫明而 國家有所賴矣
一以柳濯之變觀之則宿衛決不可單弱而臣竊
聞議者欲罷精抄上番之卒云此則以兵養兵
者不關經費議者之言似不可從也
臣伏在窮巷兼且病蟄只以耳目之所睹記爲此
數條以補 聖聰之萬一如使多聞見識時務者
畫一而熟數之則又豈可勝計也哉臣竊伏念前
歲之無秋今夏之無麥實 國家傾覆之運而今

又冬雷之作憂在嗣歲 殿下歷觀前古事豈有
如今日而國不滅亡者乎今日之勢恰似大亂之
後瘡痍未起呻吟未定其保護之道必須如氣絶
之人一息僅延者安之以枕席養之以滋味禁戒
家人勿爲喧嘩驚動而內外寧靜以聽其蘇完然
後庶幾其萬一矣此在 殿下與朝臣汲汲遑遑
朝夕講究不容他念而臣竊聞於傳說則大有所
不然者何也怠惰逸豫是人君之至戒而臣竊聞
殿下於尋常公事一以淹滯爲常至於刑獄之事
人命所關而猶且彌月留時或至其罪甚微而數
月在囚云以此推之其餘可知若以 聖體違豫

疲於酬酢則胡不 坐臥便殿頻召該官或與籌司喉司商議處决耶深居禁中不見羣臣此趙高之所以誤二世也然二世之時雖以高桃肆志爲事而趙高猶曰陛下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則有以揆之云則其所奏之事尚不如今日之積滯也然則今日之事當比於何代耶以故大小祖師中外怠官員以滑談嗜酒爲事而國憂民隱置之相忘之域 殿下以爲今不克勤不甚害事而今日之害至於如此可不戒哉臣不暇遠引古昔我 朝 聖祖於寒甚之夜愍念囚徒亟引承旨於臥內而問其數承旨歷數以對則 顧內殿

曰此吾實臣也此見　列聖之勤政不拘於處所與昏暮故當時臣下任職如此也且今日痼弊實在於奢靡而臣竊聞日者嘉禮之時浮費浩大度支所費銀貨至於累萬兩記昔　聖考於　殿下嘉禮之時其所節省具在謄錄可考而知也　殿下試思其時國之貧富與今何如歲之豐凶與今何如時事安危又與今何如而當時之節省猶且如此故中外之想望以爲今日必減之又減只成禮儀而已乃聞　殿下於　聖考所減之外復無所減故其所費之多至於如此以此推之則餘皆可知也　殿下竭生靈之膏澤以供一時宮掖之

耳目而所以貽謀燕翼者又如此其未善也臣竊慨然也況且口腹之養尤甚末節而亦足以貽民害者乎頃者諫臣嘗言戚里之臣私徵生鰒於闔帥進供　內庭則戚里之臣謂無是事而呶呶然自以爲是聞者殊不韙之然未知其後此事止與不止也竊聞今夏統營復因戚里分付私有所獻者再次云臣之所聞者如此則其所不聞者當復有之矣其貽害列邑姑置不論而其傷損體統者當復如何也昔　成宗大王嘗有疾醫云鮒魚可治　上謂近侍曰今方雨潦捕採之人恐罹没溺之患豈可以口腹累人乎又臣記昔戊戌之秋

聖考違豫朝臣以廚司乏味爲悶行下圻邑俾進
鵪鶉又下海西俾進魚卵　聖考以爲厲民而
亟命止之此非　聖明之所當法者乎雖以戚里
言之其所以爲忠者實近於婦寺而非真忠也記
曰事君左右就養有方古人有言吾君所乏豈此
物致養口腹何陋耶此豈非人臣之所當監戒者
乎夫戚里所獻未必真爲　進御之用而只緣侈
習未除必以遠方珍異爲尚臣竊歎焉臣之愚意
今日之勢正是大傾覆大壓墜無可奈何之時
殿下必須大驚懼大振作其居處服御勤勞恭儉
正如　宣祖龍灣之歲　仁祖南漢之日而絲毫

僉合不敢擾於民間 策勵臣工罔敢廢事而又
頻下罪己之言深陳旣往之失然後民知 德意
之實而不敢有怨咀橫叛之心矣臣又惟人君之
職莫大於論相論相得其人則亂可治而亡可存
苟不得其人則安必危而隆必替以 殿下之明
聖豈不知此而亦以如臣者苟以充之於其間臣
决非其人而又將朝夕就盡則更無進用之日而
國勢之危急當如救焚拯溺矣須亟遞臣職亟求
其人以置其位則 國事其庶幾矣朱子嘗以人
君論相之說進於其君曰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
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君失

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趍和
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
術則宰相失其職矣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
必有以得自重之人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
之旣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
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
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
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
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盖此一說實人君論相之
要道 殿下試以此求之則必得其人矣且臣竊
聞近日臺諫以畏罪苟容爲事此由於 殿下咈

戾摧折而然也近聞尹堦尹嘉績言及大臣而大
臣不自安故二臣亦不敢在職臣竊惑焉昔諸葛
亮謂其衆佐曰若遠小嫌而難相違覆則曠闕損
矣又曰諸有忠慮於國者勤攻吾闕則賊可滅功
可成矣今日危急之勢甚於昇蜀則尤豈可不以
亮心爲心乎然而臣於二臣之說亦有所憾焉周
公謂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朱子釋之曰大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又中庸九
經有敬大臣之訓或問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
不幸而有娼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
覺悟者亦安得以不慮耶朱子曰不然能以尊賢

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文書爲職業哉今以周公之語中庸之訓而觀朱子所釋之辭又以朱子所進於其君者而觀之則惟患人君任宰相之不重而宰相自任之或輕也然則進退百官乃宰相之職也如有遺賢滯才則招致政官而責其遺滯者乃其職也有何所病而以爲言也若乃君所以任之者重而大臣所以自任者私也而招致政官而語之者又非賢才則是宰相非其人也胡不明言直斥請易其

人而顧乃口含膠漆似說不說如三日新婦貌樣也彼苟容而不言者固不足道而所謂能言之者乃復如此臣竊惜之然是皆責備之言若因此而宰相臺諫又復不安則非臣之所望也

庚戌九月擬疏

伏以臣以罪戾微蹤義當杜門枯死而偶於前年冒赴 行在 聖明許遞職名勉以隨駕還都臣不敢復辭既至城 闕淹延時月其間屢蒙 引對而所進瞽說時見 採納旣退之後不愼樞機文字之間妄觸元老大臣以此得罪時論詆訶萬端臣已自知罪而又聞曾所妄陳之數事大咈時宜所係非輕臣

誠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矣不料 日月之明或
有遺照曩者 收召之命又及於纍積之身臣益增
隕越無地自容而惟其妄陳所誤之事則終不可諉
諸既往而不自咎劾請因祈免之章而略陳其一二
焉當初臣妄竊以爲今日朝綱盡頹舊章悉廢若不
自 殿下家人而正之則朝廷無以正而以及於萬
民也然如或不先於其身則家人亦無由正故切切
以內需司變通爲言然如或本原之地有未澄澈則
內司雖革而有不能盡革者故又推原其本必至於
殿下之心而後已此非臣之私言乃古聖賢相傳之
要道也夫諸主第宅既甚踰制則 國法先壞而又

其所處是　仁穆王后所嘗臨御而　仁祖大王所嘗待疾之故宮則非臣子之所敢安而又嘗有術人之言則雖極妖誕而尤非諸駙馬所敢頃刻而居也臣盖嘗以此歷陳而諸主第因有移建之擧移建則誠是也只是移建之際脅迫士夫抑勒居民名雖買賣而實非其直又不待撤運遷徙而遽行迫逐其蕩析失所滿道號泣者皆斥臣而怨罵曰非渠之故寧有此事至以不忍聞之說加之於臣以此推之其於國家雖不敢言而其敢怒則必矣又諸駙馬以舍舊營新之故怨臣之言亦且不少遠外傳聞雖不能盡真而臣之皇恐則極矣且竊聞新構之壯麗未減於

前而或加焉則既不爲 殿下正家人正朝廷之基本而徒招大小怨讟以傷 聖朝祥和之氣又以臣言及內司之故其掌司專利之徒側目冷笑胥動浮言無所不有此乃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臣又竊以訓局爲深憂而必欲變通者以廩養之難繼也國家稅入太半耗於訓卒其計日廩食每游如臨敵之日正朱子所謂無日不用兵者惰而難用也此卒常時坐市列販未嘗習勞故不耐陪衛而數十里則喘如吹筒汗如翻漿僵仆相續至有死者卒有緩急決難得力故朱子欲令衛卒分番就食於列邑毋令安坐者正謂此也驕悍而難制也此卒白晝都中公行掠奪而人不敢拒又結爲火賊者多是此輩也又臣於去年陪從還都之日與相臣許積同坐於御船之側矣許積之船爲訓卒所奪積親自訶禁而不聽遂請於李浣得其傳令然後乃止夫積方以大臣兼爲訓局提調猶且如此況其餘乎且浣

只令還其船而不敢正其罪其悍可知矣其後朝衆時臣將發其端於　榻前則積懼而目止之故臣終不敢畢其說至今以爲恨焉此則猶爲小者殿下獨不聞丁卯四月之變乎丁卯四月十二日訓率金禮正結同局二百許爲壇於僧房之後爲文告天殺雞歃詛約束犯闕之際禮正醉刺同黨一人而疑其人之上變渠先告於大將申景禛即就捕誅仁廟特宥禮正之罪蓋此輩習知環衞虛實門垣曲直且締結掖庭胥徒以伺大内動靜故敢生此計至今思之不覺身青然變之不以漸則亦恐別生他憂故臣以爲有缺則勿補而移補其數於御營之軍如有願歸鄉土者則亦聽之而俾從御營之役如此七八年自然消磨盡變爲御營之制然後分屬兩將如漢之南北軍則宿弊可除深患可杜故臣敢以爲請則　殿下幸賜聽從今之訓局別隊之選郎所以爲此也唯是任事之人舉事不審責效

太速訓局元額之充定如故而別隊並起侵擾閭閻驚駭聽聞名雖變舊而實則創新一猶難堪況今爲二令日僞冒保人之汰定別隊實徵姦戢濫名正實利之舉而其中稍有財賄者則汰定之際盡爲豪家猾吏之所隱沒而其被定者皆是貧弱疲殘之氓故忘前時誣罔之罪而起今日怨詛之言者尤甚臣居在鄉里故目見之矣且夫國內民丁只有其數矣今別隊之選不少而元額仍爲充定此外又有騎步諸色之抄諸道何從而充定其數乎且夫法雖甚良而行之無漸則必致損敗如朱子社倉之法實倣王安石之青苗而安石行之以亟疾之意而朱子則行之以忠利之心故其成敗之驗懸殊今日別隊之弊誠以亟疾之心爲之祟也彼任其事者其心如曰此事初不出於我民雖怨怒自有當之者云爾而肆行不顧則是大不可

夫人心驚動而國家傾覆則任事者亦安得晏然而已乎然今此騷屑非臣建請則無自而起矣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良女所生從父而屬之私賤良丁所生亦從毋而屬之私賤此實私邪偏曲之甚者也先正臣李珥嘗極以爲言而力請變通而未能者故臣試嘗冒請而幸蒙　允許其於均平公正之道萬一其庶幾而良丁之數從此可敷矣然以其不利於士夫臧獲之數故罵詈之至何可盡言當初定制之時畫自己酉正月以後所產屬之於公則其所生方在襁褓死生之間不甚有無而猶且愛惜造謗如此況其稍長可使之時則其詆訶

又當如何也夫不悅者甚衆此法安保其不壞而徒爲目前之怨詈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矣至於官人丘債之覗實可羞之甚者也以其多寡之殊而爲官職之美惡公然有就避之論夫 本朝盛際莫如 中廟己卯而稱其美者必曰丘直不入於家此乃趙光祖倡以廉耻之道者也今日習俗之苟偷如此此盖由於祿薄而喪廉故臣請復所減之正祿而除去丘債夫正祿有常數而丘債無定限故臣嘗待罪銓曹時聞掌樂院丘債之弊招院吏問之則答謂院官託稱綿布麁短例於一疋加半疋故二疋爲三疋而四疋爲六疋矣臣檄致院官而詰之則果如吏言矣臣責令改正其謬矣未知今如何也夫樂工價布爲民間極苦之役者也以其布之升細而尺長也而其院官猶且如此其他又何說焉臣

又聞大同廳之謬濫尤甚頃年招郎廳問知其條例則其中筆價米七十餘石曆書價米六十餘石他物稱是臣聽之甚駭宋太祖嘗曰書生眼孔小臣出於貧寒而眼孔尤小故其驚駭如此耶本廳是大臣重臣之所勾管而郎官胥吏之謬濫如此况其餘乎官人之有識者外皆以爲不便而嘲罵焉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同姓嫁娶之禁則又有說焉　本朝禮制模擬中華遍考歷代惟王莽之妻是王氏劉聰之壻是劉姓夫逆賊胡羯之俗何足法哉然王莽猶知羞此故既簒之後盡改劉氏而爲王氏獨於其子之婦不改爲王因爲劉氏則是別嫌之意猶在也我　國家后嬪駙馬之選皆於此謹嚴而士夫家乃不知效豈不異哉故臣敢請禁斷幸蒙　允許則其有識好

禮者外皆以爲不便於己而怒且罵焉至以臣爲變
祖宗之舊制且間有不從而仍舊行之者此又臣之
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安輿設倉之利
病臣亦不敢知而惟不利於權貴家賄賂私卜之路
則較然矣夫船有大小載有多寡所載稱其大小則
雖遇風波無臭敗之患而惟其私物之添載者或怵
以勢力或啗以償貰其數或倍於公物矣彼船格之
人惟思僥倖不計非任添載既多水與船平則乃以
槀索添補船上以防之小有風浪則並人命與公私
之物而皆沒焉豈不傷痛也哉臣嘗目覩其如此故
敢陳安民設倉之說非徒欲免大洋風波之患亦所

以防此弊也其小小耗費與所窒礙者誠亦有之而
殿下即下德音以爲苟免人命之湛溺則他又何顧
噫此實 至仁至德之心也昔齊王不忍牛而孟子
期以保民之王道宋帝不漱蟻而程子謂當推於天
下況 殿下此心視彼二君奚啻度越百千哉臣竊
不勝稱頌於心以爲因此一役而使吾 君仁心仁
聞洋溢於宇內誠非細事也不料不便己私之徒雄
唱雌和惟以沮撓爲事紛紛之說至今未已此又臣
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朝廷竭生民
之膏血以爲 上供然終不能爲 進御之萬一而
徒爲胥徒之奸利由前及後孰不知此而惟胥徒之

締結盤據甚於朝廷誰肯嬰其怒哉臣誠愚昧敢陳
皇祖光祿之制此雖非三代之正法而亦可救一時
之深弊矣彼胥徒之無知失利而造訕固也而彼士
夫之同其利者盛氣攘臂怒目切齒至以臣爲朝夕
覆國之人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
至於庶孽防限之制初非　祖宗之定制故　國初
鄭道傳其母實私婢而道傳乃爲大提學然則其所
以爲防限者似或出於中間也孟子稱成湯之聖曰
立賢無方況今人才眇然常患不足彼庶孽之中如
有可用者則抛棄可惜故臣嘗以進於　榻前則
殿下亦嘆舊制之狹隘矣不料謗臣者以爲　本朝

之所以維持者唯嫡庶之分甚明也今欲亂嫡庶之分而行私泥之意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僧徒逃避身役坐耗民食以爲國家害者何可勝言頃歲有士人問於總攝覺性以今日僧徒幾何則答謂大槩十七萬云爾今日生齒寔繁逃役日衆其數當不止此矣其數愈衆而其害愈多故臣敢陳驅使還俗之議則議者以爲必致生變而不見採施然而斯言一出僧徒怨罵胥動之說至今未已此又臣之自悔妄言之失而無所及者也至於士夫改嫁之說雖先正臣李彥廸趙憲之所以嘗言者然臣非惟未嘗陳於　聖聰亦未嘗言及於朝臣而

乃以此譏臣至以臣爲欲斁三綱至於士民終年安
坐而不輸一錢之失誠古賢之所嘗嘆者故　仁祖
朝　聖考時執政皆發收布之議而慮其難行其議
旋止臣何敢更犯衆怒復發其端而顧乃以此謗臣
至以臣爲欲去名分至於金澄之獄雖不知其如何
而如臣之跼高蹐厚者何敢爲一言而詆臣者至謂
將作大疏以伸之旣又曰疏已具而不上夫撫臣之
所實有亦足以成臣之罪而今乃指無成有如將不
克嗚呼其亦可懼也哉且言出於臣則雖經傳所載
必被折抑以頃年　貞陵之議言之則夫我　聖后
以任姒之德受　皇上之命贊維新之景運饗　聖

子之孝享則其在今日復其儀文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而聞亦有奮臂揚眉至欲大斥其議於　榻前者臣若不與於其事之末議則何至若是之已甚乎盖臣本自多釁常在謗囮之中而自遭嶺詆黃塤李碩馥李焘陽之疏相繼而起古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斃雖使臣塞竇囚舌猶懼不免乃於前年復敢出意見論利害而又大乖時宜昔宋臣孫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王安石時法惠國觀寧蔡京時法惠姦今臣所陳則於此三者終無所當而非徒愆叢於一身乃復上及於　國家靜思臣罪萬殞難贖伏乞　聖慈特垂矜愍繼自今　勿復收召

而所帶職名 並行鐫削俾得安意沒齒不勝幸甚
臣無任惶恐悶蹙之至

四疏 辛亥十二月

伏以今日 國勢岌岌無異兵戈搶攘之際臣義當
歸身京邑與同存亡此不待忠誠懇到而後知之況
於昨者伏蒙疏 批懃焉憂戚之意恤焉危迫之辭
雖如木石之頑者猶且隕涕則臣之奔追疾趍之義
又有倍焉者矣豈敢曰空疎蔑裂而復有所趑趄哉
惟是臣大病餘證伺便輒發以致氣血剝剝窮冬陰
沴朝晝浸淫以致榮衛脫落輾轉沉痼隔死如紙矣
忽自今月以後添得別證勢甚危惡呻吟痛楚常苦

死遲人之見之者無不矜憐以此情勢寧有起發之望哉念臣所帶職名非如庶僚之比正須急急遞改以求賢德以濟時艱豈可久以此委諸半死之身於鄉里之間哉伏乞 聖慈念朝家事務之劇察微臣疾病之危 亟命鐫免以 幸甚

五疏 以前事引罪兼辭祿俸○壬子正月

臣受 恩深厚絲毫無報頃者目見危亡之勢迫在朝夕不勝崩隕之忱乃於乞免之疏略陳無稽之說而其末端所陳則妄意以爲臺諫每以 殿下信任大臣而大臣自任之重爲言此則不講乎聖賢之訓而徒牽乎世俗之見也其不可也必矣故臣正言其

非而其下易去大臣云云者是乃假說之辭盖曰大臣非其人則臺諫何不直斥請易而顧乃以說不說爲口舍膠漆之習也此乃無言諫臣之大體也非以大臣爲定非其人而必可改易也然此雖假說之辭似亦不敢言而終於敢言者有由然矣故判書臣徐必瀅乃令相臣之知己友也其速肖之願至形於桃符之祝則其慕義可謂無窮矣然不忠之斥乃發於章疏夫不忠人臣之大罪也自常情言之知己之友以此而斥之則其憾恨之意必有所甚焉者而相臣乃悠然於色泰然於心略無芥滯而安而受之臣嘗服其弘量以爲大臣之體當如是也以故敢於疏末

說及之時略無顧慮而心口相語曰雖使我直攻其闕必不以爲意況此云云之言無甚譏切耶於是卒意寫出而封進矣竊聞臣疏之入已多日矣而果無所言則臣自幸所料之不妄矣其後乃聞有引入之舉而 聖明以爲寔由於臣之妄言夫 日月之明纖毫必照則彼此情迹其必 洞燭而有是教也臣罪已不可言而其後尹敬教之疏闖然而發攻斥之言無所不至此實非臣之所知而亦非臣之所料也然 聖明又以其言爲符合臣意且疑其激於膠漆之刺然則其罪不在於敬教而實在於臣也今之議者旁緣 聖教詆訶蝟起謂臣爲本根而敬教爲枝

流究其形迹誠亦然矣然則　聖教之惡衍所謂敬教之
凶狡即臣之凶狡敬教之奸狀即臣之奸狀而敬教
之禽獸即臣之所以爲禽獸也然臣與敬教雖有世
世連姻事契之好而年輩相懸未嘗有一日從容之
雅矣雖使並立於　朝端亦未必論議相通可否相
濟況臣遠在遐僻者乎今之罵臣者謂臣潛詣近圻
與敬教相約而歸如此則是臣與敬教爲鬼爲蜮之
狀實不忍掛諸齒牙是禽獸之甚者而凶狡奸狀猶
爲歇後題目也相臣之聽聰視明必不信此說而人
之爲言則亦已甚矣然靜思其由則臣之素行必多
無狀不測之事故人以此加之臣自愧不暇何敢尤

人第臣愚妄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臣之所言果若騃妄不足有補而適以生亂則 聖明當示以不可之意以爲先事之防可矣而乃反假借褒寵眞若其言之善美 大聖人誠心待下之道竊恐其不如是也其時臣旣蒙 批諭又所處深僻未及聞敬教之事故乃復偃然陳疏循例乞免有同平常之人其倨肆無忌之罪又甚矣 殿下又不以爲罪而昨者遠遣史官宣諭溫批臣之感 恩思死之心隕魄失措之意何可盡達而所有職名未蒙鐫削則臣之窮蹙又已甚矣伏乞 聖明憐臣疾病之苦察臣負犯之重亟許遞免仍治臣罪俾得安意沒齒實 始

終生成之恩也至於俸祿之　恩雖無今日之罪戾草莽之臣萬無冒受之義而道臣縣官每以　成命督令領受臣於此尤不知所措也古人於犯罪危悖之中雖有可辭而亦不敢辭者恐懼之心勝而不暇於義利之擇也況臣方在自劾請罪之中則尤不敢以此冒請而第惟　聖主之待下寧治其罪而不屈其義人臣之自處寧受刑誅而難沒理致故並敢瀆陳更乞　聖慈俯賜裁處焉臣無任兢惶震灼之至

六疏 壬子四月

伏以臣以疾病危劇冒乞鐫免而兼且曾進妄言之後遂有多少事端臣自料其罪罔赦故仍請其勘斷

矣玆者　聖明遠遣近侍下疏批慰諭甚至且令上來供職微臣感激思死之意何可涯量况今　慈候雖安　聖體尚愆犬馬微誠常自焫煎豈不欲一進天陛冒忝起居之班而退歸哉只是微臣素是癃疾自去年大病之後身無點肉百骸俱露一息僅存鬼事全追戀　闕雖切誠無奈何只自北望長吁繼以歔泣而已且臣宿犯未勘廷議久欝十餘年來爭端未已每有流聞心魂隕越盖臣前後釁孽荐疊如此其不才無狀之實姑不暇陳說而尚未蒙　聖明之澄察臣竊悶焉伏乞　聖明快賜鐫削之命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至於祿俸之辭屢煩　聖教之勤尤竊

恐切震灼此於義理若無大悖臣敢不黽勉承受以副
聖慈愍念惠養之恩哉盖惟聖人有敬事後食之訓
豈敢無其事而先其食哉伊川程子已供講職猶不
請俸況於供職之前徑先受俸似無其義矣臣尋常
食土之日猶有一毫之愧復敢輒耗公廪以重罪戾
哉伏乞 并垂睿察亟還成命俾臣除一疵咎實罔
報之 至恩也臣無任兢惶恐懼之至

陞拜左議政後引罪乞遞疏 仍論許積情狀 ○ 壬子六月

伏以臣日者猥以情勢病狀控瀝肝血祈免職 命
疑名因以自列其罪請伏邦刑矣疏入三箇月而尚未
蒙 允許之命則臣之惶隕日加一日矣今者 殿

下新上賢德之人使臣得以次陞而至遺近侍復有
召命臣病中愕眙殆於隕絕臣之一身狼狽固不足
言而撓以國體豈可如是臣有罪未勘國言方洶
殿下之深仁縱不欲遽施刑章亦可使因循推轉以
駭人聽乎臣常竊怪　聖明憂恤勤勞無所不至而
天怒猶未弭人心猶未服國事日入於無可柰何之
域者是何故也今以所以處臣者觀之則其餘可推
而知也然則無惑乎天怒人心至於如此而其尚保
朝夕之間者實僥倖之大者也何也人君之道自修
其身之外惟論相爲至大而且急夫毗輔一人總率
百官者相也君德之得失人物之邪正無不撓焉其

不可不擇而亦不可或曠也明矣今　殿下以臣苟充於此則其不擇也甚矣期年而放過終不收殺則其曠闕也極矣既不擇人又曠其職而莫之恤焉則雖欲不卞得乎若以爲　聖智足以獨運無事於輔相而然也則以堯舜之聖猶且責成於其下豈以聖學之高明或昧於此乎若以臣爲至庸極陋不足以害吾之事而欲其必來則不但違於置相之道亦非所以進　聖德於克復也若以爲臣之罪犯終不可赦必欲速其來而治之則此非誠信之道豈以殿下而爲此哉於斯數者臣實有所不敢知而因竊有所寒心者昔先儒論郭公之卞而謂以其善善惡

惡也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不能去
則無貴於知惡未或知之則猶有所覬也既知而不
能行則君子所以遠引而小人所以無忌也　殿下
於去冬以尹敬教之非議大臣而斥之以凶狡黜之
以遠惡則其惡惡也可謂至矣然又以爲出於臣之
疏意則是臣當爲之首惡而敬教當從脅從之科矣
以故頃日憲臣之疏又以爲　殿下既以臣與敬教
爲表裏而乃以臣罪獨加於敬教爲未安其言誠是
而　殿下無以自解於其言也今竊聞　殿下又以
敬教爲近事之根本而加之以安置之律敬教苟爲
之根本則臣又是根本之根本也而其罪不止於安

朝安民而使　殿下繼述志事則不獨一國之蒙福
而已實所以彰　聖考知人之哲而臣亦與有榮矣
是以每自謂忠於積而深冀其不失望於人者恐無
踰於臣矣以故人或病臣之偏厚於積而臣則終不
能改也至於去年而臣有所大段失望於積而無以
有辭於病臣者也　國家自禍亂以來大經大倫所
以不盡殄滅者獨有二三賢臣以死明義而　聖考
褒奬之典煥赫幽明環東土秉彛之類庶將有辭於
天下後世矣臣於去年適因纂述旣骨人文字得見
戊申十一月登對說話則積乃以二三臣者爲喜事
釣名之人是何積之所見所存乃如是耶是欲率天

下歸之夷狄禽獸之域矣其爲害豈止於洪水猛獸之害而已幸而 聖學高明闢其說而使之廓如故人類得爲人類而 聖明之功不在禹下矣噫豈料積之傷 聖考之明至於此耶自是臣雖不敢顯然觝排而常晝然而傷慨然而歎幾於忘寢與食此豈爲積之一身而然哉以臣之庸陋而猶且如此則他人之意因可知也至於近日宋浚吉之疏至擧盧杞爲言觀其主意則不必以積比之於杞也以 殿下之不能覺悟有同於當日云爾然其所以擬之者不甚襯切則人亦或疑其不倫矣至於積之疏一出則人言無復顧藉而臣益爲積深惜之也夫旣以含杯

進賢之語擬浚吉於李林甫則足以報盧杞之云者
而可以快於心矣亦可以止矣又必以權不在上之
語以爲疑怒 聖心之一大關捩自古小人之欲陷
君子者何嘗不以此爲言哉以 本朝言之則我
中宗大王於己卯諸臣 恩遇極隆至於金湜之登
第有別有喜幸之 教其時小人無間可乘遂爲此
言以撼搖 上心雖以 中廟之明聖不能不動於
罔極之言遂 下奸似莽卓之 教而一時諸臣駢
首就戮此一言者實古今小人之奇貨今乃發於大
臣之口如曰偶激於一時怒氣而發則猶無所害若
曰不無深意則豈不可怕也哉彼草野而偃傲者及

年少臺諫徒事峻激無所顧慮者則固亦有之矣積
以三朝老臣身爲元輔爲　國家深憂遠慮宜無所
不至而乃不勝一朝之忿不顧才有萬里外可怖說
話而言不知裁是豈非可惜之甚哉以故始以浚吉
之言爲過者今則曰其言果驗矣其可謂不思之甚
者也臣於積未嘗有說及之時矣今積旣以　聖考
時爲言臣不勝惐惐於心而略陳其情實之一二伏
未知　殿下復以爲如何爾雖然今日紛紛自是臣
下之是非得失則固非大事而惟　殿下之過擧日
以益甚只知有一相臣而不知有　宗社國家豈非
可異之甚哉臣方自請罪而猶有所云云者其罪尤

大矣伏乞 殿下並與此罪而勘斷則臣死將瞑目矣

二疏 壬子八月

伏以臣之上章祈免而仍請勘罪已涉三月矣俟命惕息日復一日矣玆者 聖慈猥下隆批不惟不加之罪仍有招徠之 旨臣之感激隕越誠不可涯涘矣惟是職名又未蒙遞此不但微臣之悶迫而已朝家莫重莫大之官位曠闕至此其在國事所關非細豈以 殿下之明聖慮不及此而因循放過至此之久也臣竊不勝其大惑焉且臣前疏所言無非妄發而其中一款尤有甚焉致勤愕然之教臣於此尤

不知所出也然此非臣之言乃朱子之所嘗言者也
第臣引用於　聖明之世則其誤甚矣此又臣之一
大罪也然以古事言之郢人之書固誤矣燕又誤說
而燕國因以大治然則人言之誤或在人君聽用之
如何而反有益於人之國家者矣今臣之誤妄固可
罪矣而　殿下若因此自反曰臣下之不諒予心如
此或無乃予之不諒臣下之心亦如此否凡有進言
者必加舒究推原之道則庶乎　君道下濟臣道上
行而成致泰之功矣除是臣之難進之狀屢已畢陳
而天道高遠終無俯從之期眞所謂一向厮捱者
君臣之間豈願如是且臣於前疏所陳相臣事日月

誤書且於其說話雖不失意致而文字之間或有非
本色處以此物議頗有焉臣之老病顚錯此亦可見
矣伏乞　聖明上念國事之重下愍臣情之蹙　亟
許鐫遞以便公私幸甚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
懇之至

三疏壬子八月

伏以臣百無肖似而惟是犬馬之性根於天畀而終
不能銷鑠矣伏聞古之人有言曰愛君如愛父豈有
父有疾病其子退在而不致其憂者乎臣固知此爲
莫大之罪而自不得免焉然則其自謂犬馬之性者
亦虛語耳臣故常自言願伏刑章以警他人者久矣

況於昨者伏蒙 聖慈遠遣承旨宣示疏批而 諭以聖候無旬月快愈之時在臣之義豈不欲盡氣奔蹶以邇侍藥之列乎只緣賤疾之祟已經年歲加以喪慽之慘敗滅心魂今則澌盡之勢已無餘地雖欲分寸蹐攀以赴 天闕而萬無自力之望此非臣之蔑義孤 恩自速大戾也且竊伏念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今者以臣之故大僚空虛奄過周歲揆諸乾象既非其常度以時務懼貽賢勞在聖人體天恕下之道恐不當如是也伏乞 聖慈特加矜諒亟許遞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殿下若以臣爲只欲辭免而非其實狀則是臣不慮 君父

之病而圖便己私也其罪在所難赦亦宜付諸有司
治以常刑伏乞　聖明試垂廓財臣無任震越祈懇
之至

四疏 壬子九月

伏以臣於八月初七日猥蒙　殿下遠遣承旨宣賜
疏批臣感極涕零隕越益深卽具短疏祗謝　隆恩
仍乞鐫解職名矣不料玆者承旨又至　特下別諭
十行綸音丁寧懇惻可以泣鬼神而信豚魚矣是雖
元老大臣居在　輦轂之下而其能獲此者無幾矣
臣以遠外疵賤之身十數日之間荐蒙無前之　異
數臣之踰分罔極將致神殛者固不足言而玉瓚之

黃流反淫於瓦缶之中者豈不有累於 聖德耶臣之惶惑怖悸不但爲一己之私而已也噫 君父之恩禮至此則爲臣子者雖有所嫌礙其敢偃然而不承 其命者乎苟使臣稍可自力造詣 闕庭則不惟得以少慰三四年犬馬戀慕之忱亦得以面陳感激惶恐之意而咫尺拜起之際將必蒙 聖慈照詧衰病不堪驅策之狀而矜憐哀愍許其祈免之懇也必矣何至於如此煩冒費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疏章乎只緣賤疾危篤之狀言有所不能盡者以故意不能自遂常自宛轉呼號繼以泣涕臣之情勢可謂蹙矣伏乞 聖明特賜臨照亟許所請將臣本職及

兼帶一並遞改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遞職後乞收　召命仍陳箴戒疏 壬子十一月

伏以臣猥蒙　聖慈特垂矜照　許遞職名從今以往可以安意待盡無復踧踖憂恐之心矣銜　恩感德圖報無階只思隕首結草而已惟是　召旨仍下辭意懇惻有踰於前玆既非愚臣之所敢承者而賤疾之痼遇寒有加雖欲起發而萬無自力之望矣臣才深鐫免之幸而旋負逋慢之罪是則臣之干冒邦刑無時可已祗伏私次只俟誅罰之加而已抑臣以不肖無狀之身盜竊虛名以欺　聖朝者幾年于玆而至於情實難掩本末盡露之後猶且因循閉藏以

玷　隆恩臣每一思惟不覺愧汗沾衣寒栗遍身也
況今民殘災荐　上下憂遑之日正當明斥虛飾純
盜之流以開賢路而亟求朴實忠讜之士加以禮遇
以圖時事於萬一豈宜以優賢待士之寵命復施於
已試罔功之醜物哉抑臣病中竊有所感焉今日適
是陽復之初竊伏念　殿下掩身齋戒潛養　聖德
必有所惕然警省藹然昭著有日新之功而臣竊伏
窮山未效襪線之補孤忠耿耿悲歎徒深伏願　殿
下上對天心聖敬日躋克祛私意之萌斷絕异道之
牽常存顏氏之庶幾以長窮泉之妙繇則漸有無疾
之慶終見致泰之休矣臣不勝祈懇戰灼之至

尤菴先生文集卷十三

聖諭[illegible][illegible]